BL
1403
.T34
v.25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十惡之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偷盜部第五 此別七部

述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互用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爲原受質二儀並皆戀財爲本雖復人畜爾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擔華

僧物是内供養理應省己貧窘雖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女譏訶比丘齅香池神呵責是知偷盜之愆(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無依鳥棲鹿宿赤露攣捲傍路安眠循鄽求食遂使母逐鵰鵠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駛而散血心鬱怏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勗勿起盜

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柰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旛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爲斷彼福故有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爲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施主情通者不犯局者犯重罪）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爲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絕者犯重)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祕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闇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此應是主心祕悋者犯若汎爾餘經情通不惜者取讀無過也)五百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像塵亦爾)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數有惡人偷佛銅像)燒鑄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偷華旛用充衣服或將賣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啗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滂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啗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

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噉啗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
有信心人爲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
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
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呑鐵丸從地獄出
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
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到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
其罪如半然此惡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
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荅曰隨盜一物即
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

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爲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邇同餐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啗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將僧奴用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陵毀或倚宮形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爲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

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
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
從惡更生惡三爲聖人所訶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
道旣知不易誠爲大誡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
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
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
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
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

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
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
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
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
事口決云佛旛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
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
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
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
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
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擅越不受師

教亦招前罪若生人閒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汎爾齋家在僧寺二時常食獻佛聖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須收贖唱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標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贖已取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得罪也（輕重之罪量前施主）準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情通

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爲供養故不犯　數問邊方道俗不閑戒律雖有好心經營三寶任已凡情互用三寶物乃至齋上聖僧錢或將自入或入常往或作佛像或畫壁上迦葉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請篇說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荅曰若施主本心定入造像還如前互用文斷只稱造佛不得別用若如今時齋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別標局者任將買香沽油造燈營造佛堂種種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人用上來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卷律鈔廣說故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知事自外不合作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

我聽二種比丘得營衆事何等爲二一能淨持戒二
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識智業
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爲二一阿
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
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
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
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
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
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
邑聚落爲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

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
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得與佛物雜共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
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
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
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
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
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
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

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
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
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
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
佛塔中(亭)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
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
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
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
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
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

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
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
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挓其身其身熾然
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
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
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
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
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
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
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

葉營事比丘(寧)自啗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
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爲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愼
掌護堅鎖藏戸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
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
懈慢不勤守護爲賊所盜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
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
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
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

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
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
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
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
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
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
者得小罪今時儉世多有俗人毀壞他鼠窟取其貯粟胡桃雜果子等準此犯罪四分
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
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
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

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
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
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爲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
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刵耳鼻或剝
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
湯煮或以生革轉烙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
長橛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蹈殺或開其腹抽腸
佇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
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
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

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劍樹煻灰糞屎磨磨
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
萬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
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
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
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
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爲王賊火水及以
惡賊之所劫奪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
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
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

人見世饑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糴賣曲心巧僞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爲思業若作誑時名爲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

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荅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物價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寶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

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地用　泥犂獨自沈　玃鳥金剛嘴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慞走　還投刀劒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岐州郿縣釐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髙要縣暮宿

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
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
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
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
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並繒令致富執轡乃以
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
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
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
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
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冀可相樂耶妾時怖

懼不肯聽從壽卽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幷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與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

鬼數數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
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
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
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遊徼忳曰當爲汝報之勿復
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旦收遊徼詰問即服收
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
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
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録 右二驗出 寃魂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
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

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
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
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
還覔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
母恨不淸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
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㹠子年至兩
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
去至於初夜遂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眠夢云
我是汝夫爲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令我
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

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
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
報姑姑巳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
束令兒及將遷兒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
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
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
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
慇懃不放兒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
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巳驅
向野田兒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

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
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耻愧比鄰相嫌者並
以豬識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
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
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
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
卒信知業報不簡親疎皎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宏
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鄉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
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

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作此業報令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

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爲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毎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

其形貌乃是小女死亦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 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辯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

寬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音釋

諐正作愆丘虔切過也 攣閭負切拘攣也 駛疏吏切疾也 嚙苦擊切啗也 挓正作磔知格切裂也 烙歷各切燒灼也 玃厥縛切 觜即委切鳥啄也 郿旻悲切縣名 賃文禁切借也 忳徒渾切 涪房尤切州名 游徼徼吉弔切游徼邏卒也 豘徒渾切小豕也 髆伯各切肩甲也

江南淮安府中河通判南昌萬承紫母安氏出貲重刻

[illegible]

[illegible]卷第十四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十惡之三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婬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訶欲部 姧僞部

述意部第一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僭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爲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爲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

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豔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内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

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爲也

訶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爲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顚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猒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爲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眞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

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

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

壞目連目連爾時爲說偈云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猒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爲好
汝脇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内
不淨如屎篋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涂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㊂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不以視
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
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
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猒者故
優塡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
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
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
妬瞋諂妖穢鬭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心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愛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端正乃故縣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滑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訶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

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
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
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
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鐵質寸斬鋒鏑
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猒病離於衰禍
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
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
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
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

圍尠得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淸淨得泥洹道

姧僞部第三

又舊雜譬喩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

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
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
各聞便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
顏有如我不諸臣荅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
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
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
姧悵然懷慽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
消瘦馬廄安之夜於廄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
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
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荅

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姧意忿顏色
衰變故住廄中三日昨見王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
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
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
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
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
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
何鵠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
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

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爲水漂去
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
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
鵠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鵠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
子舉擲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
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
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
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
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羣臣於路奉
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

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是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

何因知之荅曰我母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
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欒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
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姧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
自在行來王敕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
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
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
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
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
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
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

市猳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便哮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姧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鄰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遥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荅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荅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荅曰

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過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或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羣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

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己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言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
魏有盧充與崔氏冥婚
晉河間有男女□重生
晉有張世之子□與冥婚怪
晉　馬子感女□生
晉有逍遙□婦重生之
宋有□子等詩與女鬼冥婚怪
宋有□女入墓與冥婚
齊有□吳□殺女□冥婚
唐陳氏書前婦見冥中之怪

□□州之志女曰謂之

唐明人韋□言外私冥證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遙夕不臥

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

來就談生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

火照我也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

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

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

已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

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將離別然顧念我

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
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
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
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
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
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
復之遂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
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巳

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
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到門中有一鈴
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
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
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
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亦識父手跡便即歔欷無
復辭託崔便敕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
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
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
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

女當自留養勑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
執手潸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
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
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
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
沈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
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
鋺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罹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别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銃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乗車詣市賣
銃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銃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
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銃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其姓名語充曰昔
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銃著棺中
可説得銃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齎還白母母
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

充之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
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
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旣而男從
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
至冢所始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
即時穌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
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
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
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

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此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
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
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
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
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
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
相聞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
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
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

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
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
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
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
海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
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
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荅曰可爾
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
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

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
對檐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毎誡云
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荅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
未至遂住廏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
具教馬子出巳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
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
廏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
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
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
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

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内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因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荅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

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荅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巳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藴子某光祿大夫劉躭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疋配戲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輙尅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

相問而果各得其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
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巳曰君等既以顧
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右此
一驗出
志怪傳

宋時宏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
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
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
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
至暮不及眠覺日巳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
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

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
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
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那邑居
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旛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
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衞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
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
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
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
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
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

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叉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
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
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
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
還婚宦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
之深便妄怒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鬚忽有烏銜黃梅
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使奴出外覘視
還遇見一士向樹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眞汙媟
便邇迸走奴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

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枉横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穉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眞敕恐爲姧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爲妾之報也右二驗出冥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

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内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巳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於時鐵杵上八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靑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怨魂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聘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志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爲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別留爲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

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荅曰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東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鄉梓州县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巳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徧癢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某從兄右一驗出冥報記

○妄語部第七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僞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搆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經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眞實由妄語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猒爲好名聞而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作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

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啗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口中　甘露爲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自欺身亦欺他
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

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己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䟽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實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
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
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

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
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餤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爲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音釋

姒序姊切姓也逶迤逶邑危切迤余支切逶迤委曲貌蹶姑衛切僵也鈇風無

切斧也鏑丁歷切矢鋒也刳空胡切剖也俎壯所切以几盛牲體者廄居又切馬

舍也睢宣佳切睢陽縣名襆逢玉切帕也戲欷戲休居切欷香衣切戲欷悲泣氣咽

抽息也讞疑戰切議也牏託盍切牀也醊株劣切醊祭以酒沃地也譙慈焦切國

名猥鄔賄切鄙也袷訖洽切夾衣也婉媚婉委遠切媚朋祕切婉媚美悅也覘

癡廉切闚視也攡力支切藩也媟先結切嬻也拉落荅切摧也狼狽狼盧當切

狽搏蓋切狼狽猝遽也黶於敢切黑也櫛側瑟切梳枇總名也縊於計切經死也

江南淮安府中河通判南昌萬承紫妻熊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之四十惡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惡口部第八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餤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愼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劒截割其舌不以惡

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
於世數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
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敕一切雜使不
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
輕懱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經義喚授義者曰速
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
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
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
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
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

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
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
蛆蟲膿血流溢臭氣亘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
耳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
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摑舉聲嗥哭馳走
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
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持豪族出言臭惡若見
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
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
精進戒持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

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
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
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
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
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
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
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
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嚪
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
拘留孫出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

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荅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

在何處魚荅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荅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住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荅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荅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荅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以往若共談論儻

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能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愼又王元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黎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二衆揔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同前自外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

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麤澀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勑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覔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勑已覔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

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
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
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戸七重王囑
女夫自捉戸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
女壻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
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
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
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
門鉤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内自
尅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

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戸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荅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縁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令

者欲來相見王荅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愼勿令
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
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
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
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
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
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
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巳即時自
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
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

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刹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飤刮刷摩拭時得刹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餧飤我刮刷摩拭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刹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

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即
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
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己牛與長者
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
前作毀呰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呰語即慙愧不肯
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
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餧飤摩拭刮刷望
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
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
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

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賭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

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呰猶自慚愧不堪盡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慚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蹋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住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啗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遥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猒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揺亦生瞋恚終無

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旣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荅曰汝但瞑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瞑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

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
說是語已、心驚毛竪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
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旣入道交佛即聽許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
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
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
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
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
汝等佷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
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嬈衆生今雖得人

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
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叉百緣經云佛在
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
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
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
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
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
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冢

問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
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
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
苦惱難可叵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
世尊遥見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
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
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
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僂而
行復與如來共相荅問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
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

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爲僧維那共共立制限於此夏
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
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
言我獨爲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
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衆僧尋即
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
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㦸命終墮地
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
聞已各護三業猒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
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

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
緣於往昔供養衆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啗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愼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劒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爲身老還家躬耕爲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少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爲煩碎初一二三迴與理後見事

繫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爲善然有大小傍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靑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爲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慙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

心上少暖家人轝舁入舍臥經宿不穌然操已到東
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
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四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
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筭數操向東行過到
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熢焞不中人立
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
何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
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
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
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

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荅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慇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穌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驅出

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此事道俗驚怪禮懺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祥記

○兩舌部第九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

由行六度故黒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搆屏辭
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
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
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别離亦不得罪
若以惡心令他鬬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
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
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
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

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

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鬬亂我等善搏虎說偈荅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眞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鬬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爲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爲人所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鬬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旣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引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穌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
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敦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
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呪
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
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黄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

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勃海王悝旣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后及勃海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徒復勃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出冤魂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穌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内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

齋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拈舌一人執斧所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眞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爲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爲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衆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爲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兩
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
實說故非妄語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
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
以輭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
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

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爲喪他善根
烊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燋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眞理　爲此沈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爲人覺羞耻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呪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唐盩厔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

與羣臣共觀之以爲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苽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閒苽生俄而蔓莚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苽者反視所齎皆秏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

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巳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巳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巳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含之再三吹呼而張口火出因就爇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

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
元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
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
女人手弄三伎刀矟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
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
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
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穌還如
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
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爲何事答曰頭有勘問催急

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遂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荅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嗔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緣竿

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唇以來伎兒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挑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帀百千鐵烏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嘍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

六日且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十年汝命筭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爲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啗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巳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僧懺具說此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音釋

抓摑抓側絞切謂以手抓也摑郭獲切打也　嘷乎刀切大哭也　嚪徒濫切　騃語駭切癡也　飤祥吏切食飤也　刷數滑切拭也　賜几僞切賭也　餧於僞切飤也　佷下懇切不聽從也　熢焞熢部紅切焞蒲沒切熢焞煙起貌　遵音道　擘博陌切擘也　𢡟音嘿　詛莊助切沮也　璽想氏切王者印也　嬖卑計切便幸也　斃毗祭切死也　禳如陽切祀除殃也　芤正作苽姑華切　鬻余六切賣也　爨取亂切炊爨也　矟色角切矛屬　盩厔盩之由切厔職日切盩厔縣名　啄唼啄側角切鳥食也唼作荅切入口也

江南淮安府中河通判南昌萬承紫妻杜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之五十惡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慳貪部第十一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羣生惑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氷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貪貪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緜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

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

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

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

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啗子既盡已後啗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啗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愛毒之所蜇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

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
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
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
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
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
而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
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
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荅言我以此
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
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

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眞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案何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

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
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
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恪守護不
著不啗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
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
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
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
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
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

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
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
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
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
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
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
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巳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
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
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
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

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妒門閤七重敕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疏籠恐有飛鳥食啗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墼泥恐鼠穿穴傷

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
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
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已命終還
生舍衛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
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
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
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

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
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
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
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
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愆遭此苦厄
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
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
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
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
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

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
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
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
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栴檀
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
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
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
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
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
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

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
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
巨富財産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
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
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穅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
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
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旛蓋香水
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
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旣歡會我亦當爾即疾
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

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撮即詣塜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鹽葍和麨飲之時復噉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踰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

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
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
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啗不與眷屬皆由慳鬼
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
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
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
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
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
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

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
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
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
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
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
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
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
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
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荅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
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

汝證實是盧至盧至荅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
欲何所為盧至云願為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
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
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
為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
盧至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
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脥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
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
盧至見草慙愧坐地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
而語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

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𦍩慚極盛不能以身
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
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旣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
當代道之傍人荅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
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知
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
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
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
盧至荅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
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荅王言我聞佛說

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荅王言兒在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尅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眞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

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
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
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食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化身還復
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
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
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

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
釋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
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
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又羅旬踰
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
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
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
共五百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
諸薪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
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

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一所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飯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旣飽巳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

食以飯與之羅旬踰得欲食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則得以還羅旬踰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坐定意自思念言我尊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雖使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號衣布施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惡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

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衞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衞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

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
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
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
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
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跋提
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
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
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
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
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

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
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
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被沒還歸所在是時
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
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
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
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
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
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
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

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黒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

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啗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爲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敕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

者聞巳極懷歡喜今所説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
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
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
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
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
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
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
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
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氎奉上目連是時入藏
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

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鬬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鬬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

白氎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

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要

爲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

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加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

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賔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賔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賔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竪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賔頭

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説老母報曰何所誡敕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誡敕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

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巳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

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
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
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
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
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
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
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
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
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麪煎之轉勝以先者
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

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許是餅可與祇洹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

燋欲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露墮其身上皆
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縁餓鬼荅言我渇乏之不能荅汝
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
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
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
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渇時有女人名曰惡
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渇死我終不
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於時沙門旣不得水服道而
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求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
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縁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

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
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
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
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
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裀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
家内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

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
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
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
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宫殿爾時比丘怪而
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荅曰斯鬼前世一是
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
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
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
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搥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膳變

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荅言長者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帀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爲茲貪欲故　惡道轉沈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尙襲身　恒飽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 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簒奪之迹稍彰王淩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以淩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淩掩然卒至淩自

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淩還京師淩至項城過賈逵廟側淩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淩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淩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馚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掠係殺之而藉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寃魂如此經

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卲之至楊都又死此二驗出冤魂記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儁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儁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希言成暉儁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儁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

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讒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毆殺之此一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音釋

窶郡羽切貧窶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蜇之列切螫也 糺吉酉切彈也 匍匐匍蓬晡切匐鼻墨切匍匐盡力奔趨往也 瘢蒲官切瘡痕也 氂陵之切十毫曰氂 毹毲毹達合切毲都騰切毹毲毛席也 苛音何煩也 雋祖峻切

太學生南昌萬啓城妻竇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26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之六十惡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seals]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腑臟鴆裂甘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

剎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猒惡人無愛者衆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禁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

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
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爲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
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
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
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
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
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
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
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
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衆人觀之猶

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爲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爲勝智人下默以爲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己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愼言不説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横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宏遠照知有佛法僧常自三歸毎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人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

得華欣懌曰氷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
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䰟靈感化爲
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
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
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
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
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
云己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
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
能致之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

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荅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入去遠甚痛難忍躃地

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羣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荅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爲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爲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爲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爲己亦爲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爲勝　夫人有二緣
爲己亦爲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爲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無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輭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一而柔順　其心内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鳥喻經云昔有烏名曰拘耆此言赤嘴烏遊在叢林樹産鷇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爲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啗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啗獼猴歸見問之何爲荅曰蛇啗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遶之蛇怒纒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應爲

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爲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巳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爲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旣爲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强爲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羣雞依榛林住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毋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
欲嗔是善口復出惡欲嗔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毒樹
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
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
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
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尅責即得初果又孛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爲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爲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蚖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縁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

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
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怏
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
自尅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
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
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敕蛇荅佛言隨
佛見授不敢違敕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
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
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
生慙愧猒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

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
見佛故生信敬心猒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
當還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
禮佛足供養訖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
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巳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頻婆娑
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嗅吼跳躑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

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爲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欻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

作是念已齋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爲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强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羣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猒惡生死得四沙門

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犲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齟齬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沈沒苦惡道　出彼得入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旣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　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剌史張皐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綯
梁裴植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宏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罕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言乃周加繩墨宏氏所齎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劾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宏來初猶避捍後稍款服但言

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
署奏者以次殂沒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
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絨考覈其事結
正入重貞遣相聞與絨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
兾主上萬一(宏)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
可爾以不絨荅云此於理無爽何爲不然謹聞命矣
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絨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
出文書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絨復不記比至帝
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

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
曰虞諴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
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諴已見其來
自爾後時時恒見諴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
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諴除曲阿令拜之明日
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諴狼狽而還入
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諴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
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諴及男女婢使十餘
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隲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諴還
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荆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藎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藎卿還以遣悮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証藎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藎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藎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虀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巳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嶷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荆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貎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嶷從外還而妾自

以新來羞以此事問從因嚼吞之從謂是情人所寄
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從看訖歎曰吾
不自意怨怒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
訴從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
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
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
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荅云
失意逃叛道生曰此罪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
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

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醼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甞被敗入北有一士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勲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靑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

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荆州特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陵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僕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

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
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
瓌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戴之會
稽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尙書右丞于時夢見
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
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簒殺兆形不敢
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幷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
不佳陟雖嗟惋淒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
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

主自立爾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敘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輿迎陟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道奇事奇事十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怪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愆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

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段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即噎䔖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斂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叔業氣自以才智常輕陵植植憎之如讎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爲

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万紐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勲戚專權在内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陽王雍出中中間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爲祟尋死 右此十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音釋

鴆直禁切毒鳥也 噤巨禁切閉也 躃必益切仆也 觝典禮切觸也 刨步交切

跳躑跳他弔切越也躑直炙切躍也⿰齒厓齚⿰齒厓五佳切齒不正齚仕革切齧也劾紇則切推窮罪人也紱分勿切覈下革切考實也隲職日切挈詰結切持也嵸祖叢切溠側嫁切州名醼伊甸切合飲也傒弦雞切奴也悸其季切心動也浹即協切洽也⿱辟夕⿱埜夕⿱辟夕扶歷切⿱埜夕音昔⿱辟夕⿱埜夕欲死之貌

江南清河閘官仁和朱楷母沈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之七十惡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邪見部第十三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刧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刧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刧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

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爲邪見善業者名爲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

但諸凡愚多迷眞道不知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爲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眞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䟽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罥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然最爲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薹瞢常昏昏　萬事不能爲
如暴中炊煮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爲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大千刹火

刀劒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
於佛譬如蚊蝱欲墜大山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
毀壞不如早悔爾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
心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
十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一時
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
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
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足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
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
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衞城中須達長

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敕使手執庫鑰出内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猒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

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
助我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
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
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竪言此惡人隨我後至
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
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
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
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
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
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

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氎纏頭却臥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

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
化爲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爲玉女寶爾時聖王
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
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
效驗聖王出世(宏)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
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
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
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
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淸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
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

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値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

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八五百身中
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
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
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
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
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
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
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
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
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

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
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
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荅
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
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
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
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
難隱蔽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
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
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

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
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
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
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
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
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
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
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
遞相食啗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
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

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妒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

王復敕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敕以
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
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爲苦不耶比丘荅佛一戟刺時
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
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荅佛
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犂苦
如小沙石泥犂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
泥犂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犂中獄卒以斧
燒令極熱所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
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呑熱鐵丸

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犂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啗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

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
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
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
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
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
比丘荅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
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
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荅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
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
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

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
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
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
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
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
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爾時
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
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攝和林遥見尊者鳩摩羅迦
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
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

日月爲是今世爲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爲說固執巳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燋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汗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

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鬬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猪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

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
是已便語猪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鬬豬得過已即還
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鬬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荅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鬬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汗　汝豬臭熏我　汝鬬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偽　七識亂乖真　謗毀(元)正理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橫作　忠信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略引十四驗

宋沈僧覆

宋沙門釋道志

宋東海唐文伯

宋廣陵周宗

宋瑯琊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宋崔皓
周武帝
隋趙文昌
隋沙門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奕
唐刑部郎中宋行質
唐冀州姜滕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舩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烢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

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偏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巳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煩請願具爲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巳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旣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

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聞
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説云自死以來備
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
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
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
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
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
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
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

當試叓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到彦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嬴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旣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

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荅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 右五驗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悋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劒繫蒙遜因疾而死 右一驗出寃魂記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眞君七年
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
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
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内掘地得
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
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屏苦尤重内
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
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
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
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僞乃加重罰

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
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
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
皓到壬辰歳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
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元)都統沙門釋曇曜慨
前陵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
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準此掘地
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
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

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黒泰之
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旛爲皁
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
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崩立
弟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羣小立十
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八大臣六家改
元建德至三年内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
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
年來公私寺塔埽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
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

編戸帝以爲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巳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

已來作何福業昌荅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
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
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
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
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
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
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
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袟莊飾
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
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

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中最爲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内頭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荅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旣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爲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

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
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
武帝荅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
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
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
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
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荅云此是秦將白起
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
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敕徧
下國內人出一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

持齋仍敕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

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慚昔釁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
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
曰吾昔不秉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
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
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
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
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賾
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
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

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荅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巳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荅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荅曰罪福之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為泥犂人矣（言泥犂者依經翻為無間即大地獄也）長命且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間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奕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
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
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
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
甚壯向北爲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
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
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
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
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
何改李須達籍荅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

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
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四曰何因
妄■耶四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
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
官司呼領璹者三八解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
自讀之謂老四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四
出北門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
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
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
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

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
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璹璹迴顧見侍
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
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
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
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
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
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故還行質捉其
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
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

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囑之壽及辭去行
數十步又呼壽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壽曰
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
壽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
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
如漆壽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
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壽之吏從門
出來謂壽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壽不
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爲賄吏即謂曰君不得
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

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言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甦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絶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

十日燾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
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旣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
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
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燾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
右三驗出
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
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
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
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
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

見者云道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愈鄉人號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絶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廾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内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

故人之情頗能惠一滄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二三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别教畫工讀十八徧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能别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埏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内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録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之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惻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音釋

黠下八切慧也 𧄼瞢𧄼都鄧切瞢母亘切𧄼瞢不明也 燆正作熇呼木切熱貌 蜱符支切 炘香靳切炙也 嫗於語切老嫗婦稱也 戇陟降切 蹟士革切 璹神六切 辮婢典切編髮也 倩子正切假也

廣東惠潮嘉道宛平楊振麟妻蔡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　持戒部　忍辱部

精進部　禪定部　智慧部

○布施部第一（此別一十一部）

述意部　慳偽部　局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福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園散黃金而不悋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戹難忘己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悋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恒憂不

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絶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諐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僞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時　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犍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猒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怨憎　捨身墮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悲常煎煮　智者不積聚
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力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顰慼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巳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

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施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爲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

子奴婢因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
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
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
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
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
中財物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
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
夫敕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

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悋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常患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

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啗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
但得齅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
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
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愧如是惡人身壞
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旣生之後飢渴燒身處處
奔走嗥吟嘷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
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齅餘氣以自活命故知
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至
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
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

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佛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有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琝荼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

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
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
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
一裹香塗四部兵及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
盡奴以一犂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
四部兵八馬食之不盡家内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
瑘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
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
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
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

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於他化展轉七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饑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

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
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
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爲是刹利
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
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鳥
鵄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
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爾若行
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
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淨業障經云
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

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號曰溫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大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荅欲願何等不違汝

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
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
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珍寶著四城門外
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
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
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
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
力健鬬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
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
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

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
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
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
勞問何所求道士荅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
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黃泉布施之
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
至廄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
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
愛重王視如我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
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

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
平等即敕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
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呪願太
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
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
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
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
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
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
欲將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

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慚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
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
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
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
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
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須國二萬夫人
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
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歡喜
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荅
因緣是故逐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

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荅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眞珠各一顆以奉

太子四千大臣以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卸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

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
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
而去相隨入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
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城
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
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暇止此不
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
非孝子也隨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
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
滅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

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褰衣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嶔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周陀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荅曼

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荅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

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
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
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
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呪欲令死
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壻持水旣歸語其壻言
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爲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
不笑我壻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爲我索奴婢者
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施
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
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

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遥見甚大歡喜迎爲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爲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牽授與地爲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爲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

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
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
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
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
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柰何得之當縛付我
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
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
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
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
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

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拾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瞤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爲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爲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

不應盆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衞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文買汝五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爲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言欲爲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荅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

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
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
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
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
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荅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
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
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
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爲
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主帝釋故
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

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
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主釋言
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
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
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
婦逆罵之何忍持此兒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撾
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衒賣更求使者壻隨婦
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賣者乃引至
葉波國旣至葉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
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

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
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不如白王
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
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遥見兩兒莫不
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荅言我從太子求丐
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王
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荅男女便言男直銀
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牸牛二百頭王
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婇
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

貴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便呼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頂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荅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荅言王從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

來時亦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卻繞七帀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爲空竭禽獸爲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荅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象

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
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爲慈仁國王及
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
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
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
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
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
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
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
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周陀者今目揵連是時天主帝

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
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罽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
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
今檀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
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
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
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
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閑法

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
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
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
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
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
說之野干荅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
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
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
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
財施貪愛多者施與財寶法施愚癡多者施與其法

財施者爲其作無盡錢法施者爲其作無盡智慧財施者爲得身樂法施者爲得心樂財施者爲衆生所愛法施者爲世間所敬財施者爲愚人所愛法施者爲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虛空　大悲爲密雲　施法如世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爲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

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語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巳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爲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瘂爲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
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
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
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
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
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
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
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
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

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
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旣知法施
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
荅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墮
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歎法令其悟解三事
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
萬行皆藉智慧開導成勝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
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
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
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

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爲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爲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己所有智及功德爲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

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爲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猒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與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恒以嚴敕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

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荅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救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今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

不滅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音釋

鸇諸延切鷂也 諐丘虔切過也 滌亭歷切洗也 琝眉貧切 飼祥吏切以食飤人也 壟魯勇切壟畝也 鏃作木切矢末也 鵄稱脂切鳶也 坻陳知切 嶔祛音切山高峻貌 罽居例切 檛張瓜切擊也 瞤儒純切目動也 蹲徂尊切踞也 衒熒絹

切行且犉疾置切䟴呂張
賣也 牬牛也䟴切

翰林院編修德化李儒郊妻洪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六度之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量境部第六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

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貪寶翫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爲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荅

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荅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脚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脚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爲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

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爲破彼苦非爲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己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荅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顚倒作善癡狂禍福名

爲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幷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

得福(宏)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惟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宏)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

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八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生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宏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尠少下二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

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
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爲四
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
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
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
慧是爲施多得福報少何謂施少得福報多能以慈
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
大是爲施少得福報多何謂施少得福報少以慳貪
惡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
謂施多得福報多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

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廚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謂施多其福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淸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淸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爲二俱淸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一福田是爲二俱淸淨餘句可解

財施部第九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

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尠少如法之財得福宏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洟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法和應棄者謂不葱食雜汙不肉食不飲酒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

以施人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
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靽乘
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
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
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
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爲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
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
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
槃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很戾嗜好
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

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慢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強役人

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詭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内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爲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爲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緫撥妄生譏謗抑遏前福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爲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倦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爲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破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爲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

受順報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
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為食吐衆生食
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
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
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
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衆生為滿足檀波羅蜜隨所
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
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
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
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

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爲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

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
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
名爲惡若爲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
巳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
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
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縁如
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
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
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
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巳歡喜無觸惱想當知

是人得福無量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陀羅尼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足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若以衣施具足清淨色除無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悋惜爲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爲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

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
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
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
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
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
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
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
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
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
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

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衆生眞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爲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爲滿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

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可希有當
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間知相師占善因
爲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
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
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宿
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家號
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
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瞻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
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
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

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荅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餔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

遶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麨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麨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王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尅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

身罪今日廝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婢掃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爲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荅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

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
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
取無窮盡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
諸方人閒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
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
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
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
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
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
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何僧食訖

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呪願上座不聽自爲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當知彼僧便爲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廝賤王見洗拔得爲夫人次願聽

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自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爲呪願今載珍寶不爲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爲我呪願今載珍寶不爲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爲呪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貓從東北角入西南

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荅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荅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

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
歡喜到門欲入復還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
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
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
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
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
懅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爲放
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

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以此塵許麨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麨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猒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呪願王及貧窮人所

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
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
毫氂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隨
喜心身往佐助若遥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
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巳心不喜信疑於
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
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食
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
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
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

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
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
足是故我應為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
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
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
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
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衆生喜樂見之見已恭
敬尊重讚歎又大大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
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
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

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啗者不以爲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爲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麤食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悋惜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

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爲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爲喻救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輭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爲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爲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踴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

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爲之墮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者言時悲泣墮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爾時止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爲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

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無
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爲三飲
食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
爲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爲
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
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
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
踊躍歡喜無可爲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

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降伏慳恪煩惱二修習捨
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産攝受堅固而至滅度
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爲四衆之
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諸
方九手足柔輭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
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
宗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菩薩禁
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

下尙不悋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眞之辯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

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恪受用者時破他慳恪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音釋

逼迫逼彼側切驅偪也迫博陌切窘急也酒媒媒莫杯切酒媒麴蘖也嗅許救切以鼻擥氣也嫌戶兼切慊也唾吐臥切蹹達合切踐也紡織紡撫兩切織之翼切氎徒協切毛布也髓息委切骨中脂也槩古代切大率也尠息淺切少也屣所綺切履屬榻他合切牀狹而長者洟他計切拷掠拷苦老切打也掠力讓切笞也羇靽羇居宜切靽薄漫切絡首曰羇繫足曰靽翅矢利切很戾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戾郎計切乖違也譏謗譏居依切誚也謗補曠切毀也蓏郎果切蔓生曰蓏輸式朱切送也悋良刃切慳也拯之庱切救也餔蒲故切口飼也耄莫報切人年八十九十曰耄涸下各切水竭也麨尺沼切乾糧也掬居六切兩手捧也廝息茲切役使者劇奇逆切尤甚也掘其月切穿地也遽其據切慙也滌徒歷切洒也汁之日切摶

度官切烇之戍切爐齹呂支輭而兖切
掤聚也烇所著者切柔也

廣東潮州府知府前翰林院編修嘉善黃安濤母曹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27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之三六度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〇持戒部第二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為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為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借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

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棄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縁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備造諐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葶藶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徧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遥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

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絶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爲困急賫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旣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荅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
非爲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今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即說偈以荅兄
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獲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眞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猒世修道雖具持戒内懷定慧不現持相内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内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淸淨戒勝果尅得不須疑惑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淸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

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

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舩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

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
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
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
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
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
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令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徧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言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眞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淸淨自謹愼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

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鬬耶比丘荅言不共汝鬬我自共結使鬬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眞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

言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不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

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荅言
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
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
荅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
以偈荅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往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
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
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淸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還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旣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絶身無衣服爲日

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誡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劒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

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筭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麞鹿禽獸等　爲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暴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摑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
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
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遥見之心生疑惑
謂是露形尼犍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

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
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爲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慚愧爲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
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手　猶如鸜鵒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犛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是獸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於戒爲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巳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草繫縛
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巳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略引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尙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

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

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室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屠者驅豬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豬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佗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

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官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毎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謡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縁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

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時屬隆暑屍不臭爛世當開皇之末年也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 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徧

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絶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

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
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
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
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
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爲諸魔羅
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
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
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
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

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
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
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
讚人之善不言已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
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
呪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愼勿念受施
愼勿忘又經云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

自然立行無殊若乖斯言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猒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珍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言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眞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

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尅己責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

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
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
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
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
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
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
求法時隨順和尙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
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愼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

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
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
如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
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敕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
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
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
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爲吾洗足

羅雲受教爲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胸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

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一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輭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

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慳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間柰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豬食

溷豬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眞言訓世凶
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輿
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
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魂神
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
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
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
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秏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
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於四衢路人
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

乃死死後魂靈即復便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

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荅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眞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反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
有仙人號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
去男子與内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
經久疲猒而便睡眠内宫諸女爲華果故遊諸林間
遥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
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爲說欲之過所謂諸欲
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猒患誰有智者
當習近之諸婇皆應生猒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
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即拔利劒處處求覓

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
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荅言我是仙人復問
在此作何事耶荅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
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
非非想處定耶荅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
慮耶荅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
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
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
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荅言我是修忍辱人
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

前荅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荅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猒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

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仙人自以利劒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反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音釋

轡勒轡兵媚切勒歷德切轡勒馬頭絡銜也 騁丑郢切馳騖也 謷瑕謷去乾切瑕胡加切謷瑕並過也 葶藶葶特丁切藶郎擊切 艾五蓋切草名 沸方味切涌也 衝尺容切突也 赫呼格切明盛也 爆北教切火烈也 療力嶠切治病也 沮慈呂切遏也 歿莫勃切終也 薩婆若梵語也此云一切智若爾者切 枚莫杯切猶箇也 洄澓

洄戸恢切澓房六切洄澓水旋流也撾陟瓜切捶擊也絞古巧切絣縛也跌徒結切踏也

剥北角切褫也挽無遠切掣也唼嬈唼子合切齧也嬈而沼切擾同也摑古獲切打也搋也

犛謨交切長髦牛也梯隥梯他奚切階也隥都鄧切登陟之道也藋忽郭切香草也

佇值呂切立也遏烏割切止也馴詳遵切以漸而致曰馴仡魚乞切勇壯也

陂波為切障水澤也謠餘昭也仞而振切八尺曰仞鴉梟鴉赤脂切梟古堯切鴉梟惡鳥名

蠆丑戒切毒蟲也獷古猛切麤惡也踞居御切據物而坐曰踞跳徒弔切超越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撮七活切蹙聚而捎取也飼祥吏切以食食之也溷胡困切

蟒莫朗切虵名蝮房六切毒蟲也愕五各切驚也

文淵閣校理左春坊左中允廣東學政常熟翁心存母張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六度之四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

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
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
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尙精進劬勞無時不可
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
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
長夜頓罷資糧冥曹考問將何酬荅當於此時悔惰
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
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
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
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

逆幾心行猒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
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猒離名聞著
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
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
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綱恒省三業遞相誡
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
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
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愼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
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偕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
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

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誡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戸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未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

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荅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荅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遥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

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羣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爲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

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
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
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
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
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
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
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
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蹹車軨五態者
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
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筧

餧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含嚙噬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蹹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荅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

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婬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篼餧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含噏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婬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

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
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
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
搖法喜為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
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
長八寸刺兩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
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臥脇
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
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
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

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度論云身精進
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少内精進爲大復次佛
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
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
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
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
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
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
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
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

果彼人暗鈍令誦掃箒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箒得
箒忘掃如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
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
復寡聞亦先入道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
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
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又六
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
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
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
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

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懅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

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巳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徧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乏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猒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日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鄰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

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闕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膖脹臭爛鳥獸食啗散落異處或有食啗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者疽蟲吮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

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僞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誡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歳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

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
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怠自
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踈何定不
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
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猒足生
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
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猒極時有沙門與共
親友遠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
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
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

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
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壻命過鼻中作
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柰何
和尚夫壻已死時婦洟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
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蟲婦白
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
道人荅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
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
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
中亦可慚愧蟲聞此言心開意解便自尅責即時壽

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撿校知心善惡改過爲福省己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

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
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
備受燒煑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
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
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
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梁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后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嗥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

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胸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於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旣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

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
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
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
臨别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
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摶石作梯昇巖宴坐
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
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
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
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
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

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卻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帢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巳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横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

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並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 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痾忽暴

死二日而穌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閒嘵
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
咀僧規規因頓臥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
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
塡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
問五人有幾人來答曰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
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
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槹左右有匱貯土土有
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
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

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
頭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
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
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
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
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
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
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元冠佩印綬執玉
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

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
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
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
小鬼橫收攝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
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
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
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
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
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

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録備諸禳絶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説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梁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

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
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
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
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
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
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
打屋僧覆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
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
禮拜仍至寺後山山上旣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
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

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語宏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戸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戸巳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

景遠二人倡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㐲農華陰人也謹
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
寺逢曇準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
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
枯泉重出麏麖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
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
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
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
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

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穌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鬭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

頸赤身遶虛空飛聲哌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叫逾甚血滿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后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悽惶失據其哀感靈祥曉能殫記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音釋

萃秦醉切與悴同憔悴也 奄衣儉切忽也遽也 鴑乃都切鴑駘下乘也 掣昌列切挽

也軨郎丁切車欄也軶於革切轅端橫木也篼餧篼當侯切飼馬籠也餧於偽切飼也
噏噬噏許及切與吸同噬時制切啗也齧五結切噬也顊匹米切傾頭也錐職垂
切器如鑽者䏶傍禮切股也箒之九切篲也曚莫紅切不明也腋羊益切脇間也
蜇陟列切螫也黠胡八切慧也膖脹膖匹江切脹知亮切疽七余切癰也吮
徂兗切嗽也剡時染切茨才資切以茅蓋屋也颯蘇合切翔風也燉煌燉徒渾切
煌胡光切燉煌郡名蠱公戶切毒也蜈蚣蜈五乎切蚣古紅切蹲徂尊切踞也奩
力鹽切匣也又藏香器峻峙峻私閏切峭也峙直里切山屹立也跨苦化切越也憩
去列切息也愧作愧詭偽切作疾各切愧作並慙也禳汝陽切除殃也窺去規切小
視也痾烏何切病也嘵嘵並許幺切懼聲也叱咀叱昌栗切咀才與切壤汝兩
切柔土無塊也桔槔桔古屑切槔古勞切桔槔汲水機器也貯知呂切盛也幘側革

切巾佩滿焚〼〼縡〼〼四切〼晃胡廣切昱〼〼
也佩帶也〼〼也〼晃切晃昱光明也
鷹驤𩣺古〼切牝〼與職切施隻切〼〼詁
〼〼離〼切〼〼〼也川扶助也螯行〼〼也
去吉切〼以中切〼〼里切子疹王刃切〼〼古
問罪也〼〼家〼〼〼音之印疾也遣〼
〼〼〼〼〼彈亂寒切
也折也盡也

文淵閣校理左〼〼坊左中允廣宗〼常熟翁心〼〼許氏出貲重刊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六度之五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〇禪定部第五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陀部

利益部　定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棲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

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
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
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
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
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
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懭戾
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羂貫天魔之杖
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
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
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

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鉤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絶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識一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

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

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荅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違陀首祇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弟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惙猶有婬

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慼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妓女各自嚴糚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勑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勑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爲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

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
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
市殺之諸臣諫曰惟願大王聽臣微言雖有此一弟
又少息(允)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爲王求依王命時王
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
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
樂之復勅一臣爾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劒往語
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
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良亦無益一日過巳臣復往
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

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
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
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
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
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
人雖未命絶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
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
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
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爲人與他走使或生貧
家衣食窮乏之念此辛酸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世

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
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
猒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爲道謹慎
修行王告弟曰冝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爲沙門奉持
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淸徹無所罣礙
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
敬請長供養旣猒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
命阿育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内爲造山水高數十丈
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牽捨衣資造石像一
軀身高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

並在焉

頭陀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旣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故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

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

處中十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卻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十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勸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效我九

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
中生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
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
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
不惜身命爲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
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
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
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
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
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

受四依法九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爲人所貪著第四
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
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
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防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
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
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
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
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
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
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

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
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
四唯身所著爲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
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
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
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臥五浣濯則易六染
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
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
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
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

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
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無有所
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鬭諍事
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
衆鬧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
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
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
戲調八心常猒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
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
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

寒熱蚊虻毒蟲等七不爲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鬧行處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爲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深心不求己樂三修定具諸通業

爲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
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
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
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
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
故十修定能與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
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
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
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
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

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
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
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
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閙
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
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少施
功而得三昧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
利益何等爲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
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
空八解脫魔羂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又佛言若

有菩薩樂於陀頭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爲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爲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爲人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

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師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

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
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
得自在故耳

定障部第五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
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
內風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羅闍　藹咄陀達陀　婆滿馱吠闍暹翅
久驗切陀暹嘱茶誓茶　遮利遮利遮刹　摩訶遮利吁摩

利　吁摩勒翅(夂驗切)悉眈鞞闍鞞阿闍鞞利　究劍
劍翅(夂驗切)薩婆陀羅尼翅(夂驗切)阿扇　提摩俱　應
詣吁彌吁彌摩吁　摩吁　摩婆娑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
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
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
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
心內四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姓欲
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
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

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爲說眞法破諸結
使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元高
宋沙門釋普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

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
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
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
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
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
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
在何處荅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凤聞今與家累仰
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蜜二器辭
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

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僞魏平城有釋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
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
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
以僞秦宏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
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
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
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
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
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

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
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旣背俗乖世改名(元)高聰敏
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
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宏)法高
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
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
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
長安沙門釋曇(宏)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
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
徒三百餘人有(元)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

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
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
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宏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
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
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
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己
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
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
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
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

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彼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褒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

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痛
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
與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
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甚香須臾起坐
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
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即絶也
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窆道俗
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
未獲受業忽聞殂死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

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
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
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
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
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
生卽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
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
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
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

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方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積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爲之贊曰

大覺眇無像　懸應貴忘靖　一念會道場

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東想　遇聖藻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眞性理恒炳　韜光寄浮世　遺德方化迴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
鹿之癭陶焉性受純懿孝信知名以勤學世典備通
經史而道機潛扣欻猒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
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文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
所受十六特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
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
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

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箒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謂爲神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

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
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澂等請
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貺塡充爲名利所纏者說偈止
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
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
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宏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
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稠居山積稔業濟
一生聞有敕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
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
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

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爲惡神所啗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

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
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
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眞人
何可毁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謦折不受帝曰弟
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
等荅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
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
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
何如荅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
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

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敕慰殷勤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乃於寺之西北建以甎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彌厚

右此四驗出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爲輝禪師弟子

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
師後教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淸水拾兩
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
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
淸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
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
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
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
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禪伍嘗隱居泰

山後奉敕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
往嘗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
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
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
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
唯心不爛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音釋

隕懞隕於敏切墜也懞胡郭切心動也 儱戾儱力董切戾郎計切儱戾多惡不調也

黏女廉切著也黐丑知切黏膠也樏郎果切赤體也惙朱劣切疲也諺魚變切俗言也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振舉貌毳充芮切細毛也浣濯浣胡管切濯直角切閙奴教切喧閙也闍視遮切謞咄謞烏割切咄當沒切邏郎左切覶初覷切積于智切蟬蛻蟬市連切蛻輸芮切沮渠沮七余切渠強魚切褊裨緬切陿小也讒鋤銜切譖也纂作管切繼也慨苦蓋切憤激也縶陟立切絆也駭下楷切驚也炳補永切明也韜他刀切藏也欻許勿切忽也叡以芮切明達也稔如甚切積稔積年也漳滏漳諸良切滏奉甫切漳滏並水名釜奉甫切鍑屬潠蘇困切含水噴也倨居御切不遜也悚息拱切懼也

江西九江府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錢塘屠倬母楊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六度之六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智慧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叡哲欽明乃稱放勳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

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
衆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設守此長迷取
相交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
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
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腳
恒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啗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寧
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
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復言非有想
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聾愚昏瞢庸魯頑疎
著指求月守株求兔尙疑駝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

將鸎鸎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狌狌而不異良由不識
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
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
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尅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
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
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
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
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

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
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
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
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
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
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
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剜身爲燈氎纏皮肉酥油灌之
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
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

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縁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縁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

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

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為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陀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餡師子　柰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巳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乆處
幽冥向説非凡願更宣法野干荅曰天帝無訓不識
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
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
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脱寶衣積爲高座野干
升座曰有二大因縁一者説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

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
云何恩不及耶荅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
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
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
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
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荅曰布施飢食濟一
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
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
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
爲是業報爲是應化荅曰是罪是應天帝曰我謂是

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荅曰昔生波羅柰
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刹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
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
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
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
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
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却後七
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
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
善道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爲諸天

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羣聞
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爲
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
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
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
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
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
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

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
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
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
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
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
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
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
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
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
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

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眞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入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己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猒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猒足二樂於說法

無有猒足三行慧無有猒足四行智無有猒足又華
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
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
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
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
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
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
時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
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
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實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興惑喪　息妄休徵
六蔽久壅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略引七驗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昔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間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

塵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
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
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擅越是何神靈初來猛
峻後乃容豫神荅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
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
死荅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嗔心誦
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
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
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

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荅前意實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草寺是須陀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

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内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䫫誦千徧定感此徵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

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
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
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后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
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
道出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
首歸山至六月末鬚髯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
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
國華嚴轉盛 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
靈溫裕淸高鑒倫通後造長千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

實相之微言宏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
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
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
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
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䞋遺重問其
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
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交
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
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

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居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䄵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䄵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旣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黄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寳

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者閣已講三
徧畝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
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荅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
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
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
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
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
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
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

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虵懸半身在敬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晋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

同身子密加異之旣誕之後靈鑒日煉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髏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匡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文又有釋遺俗常誦法華千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

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
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
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
縣士庶女男咸覩敬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
岸爲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
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
之時感有異香氛氳滿村埋後十年妻亡開墓同殯
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
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
華萬有餘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

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掇菁華揉以胷臆四時無事陛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況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徧以為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可傳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為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

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
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
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内爲夫人設三七
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餘
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
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内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
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
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説聞家内今三七日爲
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
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恕三毒好

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
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
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餔之恩將吾
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
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
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
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
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玉去使在地
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令汝男
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玉即死唯心上

暖餘分並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
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
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
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
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
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
舌鐵烏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
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穌已即見其父蕭
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
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

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
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
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兒
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見受罪輕重令傳
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
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
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
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
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
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

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淸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内逢人爲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尙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悟了如舊即集家内尊甲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

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卧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
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
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犂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
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
種苦痛之相巳然後穌醒復說見夫人父誡敕之事
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
此婢即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
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
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亡道俗
羣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絶麟德元年有西

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束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
家内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
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
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
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虚實即對四僧
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
合掌怪歎希奇未曽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
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
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
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

等始爲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敕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孰能不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音釋

嵩華 嵩思融切華胡化切嵩華並山名 滔滔 並徒刀切水流貌 翹 渠堯切舉足也

戇陟降切愚也　瞢武亘切與懵同不明也　[illegible][illegible]並父沸切與狒同獸名人身反踵自笑俗謂之士嘍是也　狌狌並所庚切能言獸也　剜烏丸切刻削也　萎悴萎於為切枯也悴秦醉切憔悴也　謬靡幼切誤也　閹央炎切　訝吾駕切疑怪也　踵知隴切躅也

稜魯登切　袒丑兩切　髏盧侯切髑髏也　揉挼揉忍九切矯揉也挼丁活切采也

隟綺戟切空隟也　鏗口莖切　獠盧皓切西南夷名　窺窬窺缺規切窬蓋朱切闚闞猶私視也　儻他朗切或然之詞

前知府銜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韓城師亮采妻吉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48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別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嚚善根羸薄正法旣衰邪見增長内無勝解常爲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搆禍招釁

[seal stamps]

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
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輕重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
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
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
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
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
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
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
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
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

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爲除罪障
兾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
自非具閑聖教無冝得滅知罪眞妄滌淨虛融心境
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
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
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
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
是爾時破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

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
故戒根還復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
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
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
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
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與此
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
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
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
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

並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所執肉稱悉爲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眞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令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勇悍而自稱　謂己眞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令當爲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旣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

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內稱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猒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慚愧乾
捉持智慧稱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
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
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
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
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
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
槃經云譬如氎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眞金一兩如
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强

即滅重罪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
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
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
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
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呪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爲
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當敬禮
爾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深生耻愧如癩病人隨
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
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
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長跪合

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
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
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
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
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
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
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
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
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
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

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
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
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
者復教令塗治圊廁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
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圊廁莫令人知塗巳澡浴禮三
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
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
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
爲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
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

藏法爲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
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
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座
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敕優波
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爲一人持毗尼者爲
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愼莫忘失時優波離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
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
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

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
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内以好華旛莊嚴道場
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
種香散種種華與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今度於
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
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
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
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
人得淸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
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己

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
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
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
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八
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
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
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詣道場設種
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
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
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

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
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
今諦聽當爲汝說
離婆離婆諦 一 仇呵仇呵帝 二 陀羅離帝 三 尼呵羅
帝 四 毗摩離帝 五 莎呵 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
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陀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
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衆生未
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淸淨地若有比丘毀四
重禁至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徧已乃一懺悔

請一比丘以爲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
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
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
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
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
人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
如法除滅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
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
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謂
阿隷離婆其羅帝 一 羅帝婆 二 摩羅帝 三 阿摩羅帝

四　莎呵　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
日誦四十九徧乃一懺悔隨師修行是諸惡業若不
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
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
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
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
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　一　慕伽羅帝　二　阿帝摩羅帝　三　郁伽羅帝
四　婆羅帝婆　五　座羅伽竭帝　六　座羅竭帝　七　豆羅耆

竭帝八毗耆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隸阿隸十一其
羅隸阿隸十二持羅隸阿隸十三其蘭隸阿隸十四提蘭隸
阿隸十五毗羅隸阿隸十六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爲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陀羅尼若有下
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
尼誦四百徧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
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
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淸淨地具淸淨戒佛告文殊師
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
陀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

乘不離善友常說衆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
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
誦一徧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
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
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
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
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
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
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
復有五事不得與膾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

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
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刼人家往來不得與
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
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
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
來不得與婬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
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違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斬首既律無
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呪枯木還生

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所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旣慚且愧精勵形心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科約行業條列順違善惡罪緣具兼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違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尋此違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惑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二者內旣癡醉外爲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所以造罪四者旣不修善惟惡是緣縱恣三業無惡不爲所以造罪五

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七者隱覆瑕疵藏諱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所以造罪八者身色強健謂我常存增狀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九者頑癡凶很魯扈抵突無慚無愧行無羞恥所以造罪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如上十心無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纖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

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綏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一一觀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爲善獲福爲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念滅業不敗亡信爲道源智爲能入既信且智衆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爲本我慚此罪不預人流恨我此罪不蒙天罰是爲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白法是爲慚愧翻破無愧之黒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爾三

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閑是爲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爲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爲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宏廣無所不徧是爲大乘菩提之心翻破徧惡心也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爲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辜起惡心也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誓欲光

顯令久住世是爲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九者
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
賜我除罪淸淨良藥是爲翻破念惡知識心也十者
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
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
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爲罪福
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淸淨是爲觀罪
性空翻破無明顚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
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爲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
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是爲方等觀慧日月

照明衆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摽大意具
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
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
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
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
懺亦滅若論重業有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
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
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不斷結故

有漏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令不定今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故不牽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爲觝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巳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熱何以故須陀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又優婆塞戒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爾故知觀理是眞懺故華嚴經偈云

一切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當求眞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佛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顚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理非無妄業後若悟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性空寂恒與諸佛同一眞性恒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恒於

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爲猶如一堂延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遂於衆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伸意告白僧衆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衆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盲不見遂於師前無過不爲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

我等亦然昔造罪時恒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
悉皆已見但一切諸佛三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
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
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
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
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卻
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
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
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惑爾來無始迷因證

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悟而正亦如惡類衆薪悔如巨火須臾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氎華千斤不如眞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愆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　作已深自責　懺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業

既知眞僞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

不覺故有斯罪如雲覆日如闇冥室今之悟心緣理
而生解與惑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後念觀理
妄心即滅妄境不生久熏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
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
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千
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
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勝緣境前偏袒露膊
脫去巾履女人不勞袒膊具服威儀合掌恭敬請一

大德耆年宿邁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三寶以爲
良緣故人述偈云
歸命十方一切佛　頂禮無邊淨覺海
亦禮妙法不思議　眞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　得道得果諸聖人
我以身口清淨意　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
德爲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爲我作懺悔阿闍梨我依
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 一徧亦得 三徧彌善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如初意依論懺

悔總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
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燋業懺是賢人懺法
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
能滅業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免
非未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以熏成種故如人
所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悟理
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今且依第
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
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以
住娑婆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欲退者當以五法住

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爲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四善知識是全梵行五戒者是汝大師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時種種開誘令發大心永斷後犯臨時誡勗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

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雞鳴時澡漱正
衣服叉手禮拜十方自在所向當悔過言某等宿命
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婬泆所犯瞋
恚所犯愚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
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
害佛嫉惡經道若鬪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
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見人殺生
代其喜身自行盜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
欺人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舌教人兩
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駡詈教人駡詈見人駡詈

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身自
嫉妬教人嫉妬見人嫉妬代其喜身自貪餮教人貪
餮見人貪餮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信
代其喜身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見人作惡代其
喜身自盜佛寺中財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
人行盜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稱大
斗長尺侵人見人侵人代其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
賊見人作賊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逆
代其喜身諸所更以來生五處者在泥犂中時在禽
獸中時在薜荔中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身在此五

道中生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求阿羅漢道者輕易求辟支佛道者若誹謗嫉妬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某等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過令某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某等後世亦不被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前欺誑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後皆不敢復犯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不欲生邊

地無三寶處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處貪著徧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至心徹到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

偈云

若有眼根惡　業障眼不淨　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　是名懺悔眼　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　壞亂和合義　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獼猴　但當誦大乘　觀法空無相
永離一切惡　天耳聞十方　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　如此狂惑鼻　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　觀法如實際　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　舌根起五種　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　應勤修慈心　思法眞寂義

無諸分別相　心想如猨猴　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　當誦大乘經　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　身為機關主　如塵隨風轉
六賊遊戲中　自在無罣礙　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　常處涅槃城　安樂心惔泊
但當誦大乘　念諸菩薩母　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　如此等六法　名為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衆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人總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錄將前二經懺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竊尋衆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名數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蕩不可周淨今此已下更依隋代曇遷靈裕二法師總懺十惡冀望周悉雖是凡夫所撰然文義皆採拾地持經論聖意而續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德懺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二文也

十惡懺文 曇遷法師撰

弟子某甲普爲一切法界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

罪業或殺害君親及眞人羅漢兵戈征討鋒刃殺戮
遊獵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濫乃至含
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害殺傷及猛獸鷙鳥遞相
噉食或盜佛物法物僧物及他財寶居官因事納貨
受財或非己室家外行婬穢眞簡親屬不避僧尼橫
起愛憎妄相妬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
言知言見憑託鬼神詭誑世俗或讒諂兩舌鬬亂二
邊將此惡言向彼陳說持彼惡語復向此論阻隔君
臣離間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麤獷毀訾
他人呵叱任情罵詈在口或不以正言乃爲綺語說

善爲惡以臭爲香名長爲短說白爲黑謬言詭語調弄於人或志在貪味求取不節性多瞋忿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惑邪見謗佛法僧說無因果不信修善受人天樂不信爲惡受地獄苦或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果毀壞塔寺焚燒經典融刮佛像以取金銅汙穢伽藍違越禁戒飲酒噉肉及食五辛愚癡邪見無惡不造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從無始巳來定有斯罪以罪因緣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良謹一妻

相諍多被謗毀爲人誑惑所有眷屬弊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聲凡所陳說恒有諍訟假說眞言人不信受吐發音詞又不辯正貪財無猒所求不獲常爲他人伺其長短不善知識共相惱害恒生邪見之家常懷諂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從煩惱邪見而生今依佛性正見力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如明珠投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淸佛性威德亦復如是投諸衆生四重五逆煩惱濁水皆即澄淸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衆生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更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懺悔已訖次禮懺

功德發願說偈

願於未來世　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成無上菩提　普及於含識

總懺十惡偈文 靈裕法師撰

自惟我生死　過去無初際　乃至於今生

相續不斷絕　愚癡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

雖有身與心　而不能自悟　從蒙一切佛

放智慧日光　照我二種身　亦未之知覺

懷惑生諸趣　無類而不更　競思此因緣

誰非己眷屬　叉念諸衆生　元同一心海
因妄想識浪　幻起諸趣身　是身無種種
與我同如性　因於失念故　彼我分別生
由之起愛憎　常共相鬬諍　日夜懷嫌恨
思念相報及　遂於衆生中　無一不傷害
貪奪於資生　非分起染欲　虛誑無實語
惡口不擇言　兩舌相破壞　綺語調弄人
貪海無猒足　瞋火然復然　邪見背正教
諂曲無誠信　違犯諸如來　一切淸淨戒
嫌恨與愛憎　無心而不有　是罪若不懺

長夜熏自心　積熏而不已　變成地獄處
及與諸苦具　諸佛於爾時　皆悉不能救
唯除自發露　所造諸愆咎　應佛菩薩心
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　自此漸微薄
是故懷慚愧　深心悔諸罪　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衆生　所有煩惱聚　皆悉令消滅
自性淸淨心　從此至究竟　平等眞法界
於今得圓滿

下有九行偈長安延興寺元琬律師撰曰

傷己無始隨自心　順入欲流隨洄澓

於中孤獨無救護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愛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困逼事窮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悟
以其無明瞖瞙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屈懺中夕　鳴椎誡旭旦

哀我苦勞役　引目寓金言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恒沈溺　踟躕歧路嵎
揮手謝中析　洗滌歸誠懺　皎潔淩雲釋
蕭索業苦離　升陟隨緣益　雖未齊高蹤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 畧引三驗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

長於軍旅不閑佛法尚氣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温柔家未殮至七日而穌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劒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

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荅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遥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冰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衞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

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
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廁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
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
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
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
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
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
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
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
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

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爲過及宿世之
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
悔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顔羞慚耻於大衆露其過者
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
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
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尅墜地獄又他造塔及
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
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
德隨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
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

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淄建業鄮陰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眞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列倚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

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荅曰他人射鹿我加
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草
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黒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
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
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
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鴈言已
叉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
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
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見故身意不欲
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穌活奉法精勤遂即

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
終右此一驗出冥祥記也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
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
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
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
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
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歲暮之
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
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

問僉言黒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淸河臨淸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恒歌讚唄擁塵聚戲必先爲塔毎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俗之允也任從師學十九出家雖經論備閲而以津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毎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邕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

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去期
七日苦加勇厲萬五千佛日別一徧精誠難及多感
徵祥自從小至終美禮千徧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
於輿善年別千僧七日行道期滿厚䞋人奉十縑將
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
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滅度以普福田用委於美美
頃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盆錢夏末常施大
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麤來
告美曰日時既熱何不作餅以用供養且溲二十斛
麵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動衆人物驚

亂并作切麵以供大衆須臾麵命煮隨熟千人同飽
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看匠通問失所
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
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誓共
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升壇要憑
美懺又於一時井忽枯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
香鑪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過同舊足時共歎怪福加
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齋供養每有
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
徒跣恐蹈蟲蟻慈濟含生又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

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實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鴟鳴埠弟子等將骸起塔樹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爲文

右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音釋

澆漓 澆古堯切漓音離澆漓薄也　瞽 公戶切目有眹而無明也　釁 許刃切瑕隙也　乾

胡犬切與鞘同大車縛軛軥也 圕廁 圕七情切廁初吏切溷也 葷 許云切辛菜也 枚 莫杯切猶筒也 隸 郎計切 扈抵 扈後五切自縱恣也抵都禮切觸也 觝 都禮切與抵同 袒膊 袒徒旱切脫衣袖也膊補各切肩甲也 邁 莫拜切老也 妷 夷質切淫蕩也 餮 他結切貪也 薜荔 薜蒲計切荔郎計切 纘 祖管切繼也 鋒 敷容切鎩芒也 鷙 脂利切

詭 居洧切詐也 刮 古滑切剔也 瞖 於計切眼疾也 瞙 末各切目不明也 踟躕 踟直離切躕直誅切踟躕行不進貌 嵎 牛俱切陬也 殮 力膽切殯殮也 遽 其據切急速也

嫗 衣遇切老婦之稱也 姻媾 姻於眞切婚姻也媾古侯切婚媾也 鄮 莫候切縣名 (允) 羊晉切繼嗣也 邕 於容切 溲 疎有切以水調麵也 韌 而振切堅柔難斷也 跣 息淺切足親地也 塠 都回切聚土也

前知府銜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韓城師亮采妾蔡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衆病喻之良醫能消飢

渴喻之甘露接濟沉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能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藉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勵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人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

華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

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壽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

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

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此戒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又智度論云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

欲濟是不可得若無淨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若棄捨此戒雖復山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壽終之時風刀解身筋脉斷絕心不怖畏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報又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戒為郭禪定心城以戒為柱要佩戒印得入善衆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無所依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

戒是趣涅槃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得入泥洹城
四戒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
勝故祕故但諸契經不擇時人說而得名經律則不
爾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又依涅槃經云如圓
護持戒乃至沒命終不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剎隨
度海者總乞浮囊度者荅言寧殺身命浮囊叵得羅
剎復言不肯全施見惠其半彼人爾時亦不施與如
是展轉乞微塵許彼人爾時乃至微塵亦不施與菩
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羅剎教化菩薩
令犯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隨勸犯僧殘菩薩不許

勸犯波逸提菩薩不肯勸犯提舍犯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不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盛火深坑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禁戒與居士女等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帀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牀臥敷具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鉾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醫藥復作

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
心檀越房舍復作是願寧以鐵椎打碎此身令如微
塵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禮拜復作是願
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貪視好色寧以鐵錐
徧耳劖刺不以染心聽受諸聲寧以利刀割去其鼻
不以染心貪著諸香寧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染心
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
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又
發願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與一切衆
生願令衆生得清淨戒不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

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
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
述曰菩薩旣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退果今勸道俗
有能仰慕者縱受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
家出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圓
護是眞佛子開佛性門入涅槃道又十輪經云或有
戒壞見不壞於聖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
知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
爲緩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𨽻意長者子經云佛爲
𨽻意長者子說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　無病常解脫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
七寶爲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婬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吃謇
所說衆奉用　酒食不過口　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護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睢)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七男六兄並得
須陀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身得阿那

含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儀旃陀利行殺國
中男女犯殺盜婬及餘衆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
王召彼大兄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自陳特
願(宏)恕我受五戒守身謹慎乃至蟻子亦不敢殺不
能爲非(寧)自殺身不敢犯戒時王奮怒敕市殺之復
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欲殺殺心不得仰
從王命即令梟首次召諸弟五人皆受戒不敢行殺
王瞋恚盛盡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
來倍復瞋怒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
來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

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與惡如一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聖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愍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荅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荅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造我罪根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蘇薪取六死屍而闍維之爲起六塔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薄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陀洹果雖生惡國以道

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婬兩舌飲酒等過又雜寶
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
年後出罽賓國時罽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
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
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
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
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
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即出去不敢停住爾時二千羅
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
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以三

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荅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爾時尊者日時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荅言沙彌爲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婬欲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

顧影現染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顛狂
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嬈毀我淨行耶堅攝威
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
者今已時至我恒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
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
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爲此舍主我爲汝
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
罪遇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
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
我街陌人見不離汙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

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
房關擿門戶得一小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
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
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為持戒捨此身命
願所荏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
血流汙身時女恠遲趣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
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
自搣頭髮分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
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
蹋門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爾耶女默

不荅、心自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荅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流汙赤如栴檀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截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闍毗供養父即請師廣爲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 此別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衞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感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爲法得名無爲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陵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爲生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羣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爾時長老阿難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

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
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含人滿二百
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含人
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單越
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
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
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
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筭數福德猶
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萬倍不可筭數言

辭譬類不能知及爾時世尊復告阿難若有人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倍億倍非筭數譬喻所能知及若復有人受沙彌戒沙彌尼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

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格量是故佛言名爲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又校量功德經云有四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惟三寶勝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耆域調達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異

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含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
者爲其胎子受三自歸子生巳後有正知見復教三
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
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
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
稱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
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
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
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
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

作禮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福復爲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爲樂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又僧護經云爾時

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兜率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爲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爾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僧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爲

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爲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說經佛爲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爲母猪以是爲毒人趣受身不敢爲恐也佛言欲

脫豬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免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乾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驚

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爲母說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汝豈不知耶比丘即入禪定亦尋知之即爲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爲說法父母及兒内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其九是何歸佛有三神一名陀摩斯那二名陀摩婆羅那三名陀摩流支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寶二名呵責三名辯意歸僧有三神一名僧寶二名護衆三名安隱又依灌頂

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衆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
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互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
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
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
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
淨身口意復作是言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
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爲
汝及十方人敕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
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開化
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爲汝略說

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此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訶娑此言善明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此言善力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旃陀羅此言善月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陁利奢此言善現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訶樓訶此言善供主癲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此言善捨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志抳哆此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此言善覺主婬欲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此言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婆帝此言善住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此言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此言善衍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麗婆此言善帝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此言善王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修乾陀此言善香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此言善施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此言善意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此言善吉主五瘟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鉢摩那此言善山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此言善調主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禘駝此言善備主注復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此言善哉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此言善淨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地此言善品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梨䭾此言善語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此言善壽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此言善遊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此言善願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陀此言善國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駄此言善照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呵婆此言善言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此言善主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汝利那此言善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周陀那此言善音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陀羅此言善妙主猒禱

佛語梵志是爲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爲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入出無所

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然後施者何耶云何名爲三歸佛言善男子爲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如汝所問云何三歸者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眞實解脫僧者禀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或有說言若如是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來出已則有分別

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
無有持者如來出巳則有持者是故應當別歸依法
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巳
則有受者佛弟子衆能禀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
正道解脫是名爲法無師獨覺是名爲佛能如法受
是名爲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又薩婆多
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
分趣者是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復有
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者爲歸色身爲歸法
身耶答曰歸法身若爾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

是法身器故害即得逆問曰歸依佛者爲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荅曰諸佛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雖緣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荅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若廢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戸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荅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

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畏故復言歸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不見放身體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荅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八十戒三歸下依受文自別大戒三歸者佛初度人未秉羯磨已前有受三歸得戒者有善來得戒者今此宗中但明信邪日久今創易心歸正佛令先受三歸後始懺悔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受三歸後始懺悔若久來信佛不須先受三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懺悔已後受三歸然後說戒相　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至出家人前戒師爲說善惡兩法令識邪正生其欣猒開拓心神然後爲授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初三歸依竟即發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我

屬己故薩婆多論云若淳重心受具教無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其教無其無教言教無教者猶是作無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爲求受歸趣者是人爲得不荅或有得不得者如迦尸女瘂不能言餘人爲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姙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巳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問曰總別云何荅曰二種皆得故善見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佛竟法僧亦爾二一總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師教言歸依佛弟

子荅言不正云歸依弗若師言佛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荅言爾或言不出口或遂師語不具又不稱己名字並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殺汝能持不胡夷領頭荅言好亦得成受戒問曰先後云何荅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無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

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荅曰如薩婆多
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
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無受戒法又成實論
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荅曰經說諸龍亦得受
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
戒不荅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曉
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
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賈人兄弟等但得翻
邪三歸無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
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竝戒自外愚癡猪羊蟲蛤等

並不發歸問曰漸頓云何荅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
俱不得問曰若爾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
等荅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得從一二三人各受
一歸不荅曰不得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荅曰隨日
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音釋

翅式利切翼也 叵普火切不可也 鉾莫浮切鉤兵也 錐職垂切器如鑽者 劖鋤咸切鏨也 吃蹇吃居乙切蹇居偃切吃蹇言難也 煒曄煒于鬼切曄域輒切煒曄明盛

貌梟堅堯切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刈切　撢他甘切與探同　刎頸刎武粉切頸居郢切刎頸斷首也　妊汝鴆切孕也　貸他代切借也　坏普杯切未燒陶器也　埏埴埏音羶埴常職切埏埴和土也　癲都年切　抳女氏切　蜚與飛同　禘徒計切　頷五感切與頜同點頭以應也　蠡蛤蠡落戈切蛤古合切蠡蛤蚌屬

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源湘妻席佩蘭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受戒之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五戒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衞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教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悅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教

修本教者是謂正法內訓宏道必始于因者殺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本教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持綱萬目開張振機馭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修昧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

百氏倦形神於宵夜求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反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辯矣始知吞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鵬鷃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汙比丘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爲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爲惡業所汙亦彰聖道故不聽出家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父母聽已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此須白者爲國王禁制不許受

（戒所以須白若先不禁不勞須白也）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輒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憐愍故聽（一說便得若受聲聞別解脫戒縱無發菩提心人但發小乘心出家五衆人邊受並得戒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無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齋不

犯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衆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子此戒甚難能爲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得無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外道典籍若歸

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外道邪衆汝能如是至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至心觀其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衆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至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皆默然不聽者說一說便得若非信邪舊來正信者不須受此翻邪三歸六月試直問遮難教令懺悔已即與受五戒八戒三歸便得不得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故智度

論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歸依
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
塞夷證知我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汝優
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知人見
人為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汝盡壽持何等為五一盡
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故殺生
是事若能當言諾雖論言語改諾云能無咎二盡形壽不偷盜是
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
三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邪
婬是事若能當言能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

是中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壽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齋若能持者並須爲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爲不殺戒優婆塞餘文如前前三歸依第三徧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荅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下受八戒亦同此法

相戒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荅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婬他妻盜他雞殺他人來問時荅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殺戒者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雜肉葷辛等皆不得犯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略說十重因緣一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二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畜等肉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衆生聞氣悉生恐

怖如旃陀羅狗見憎惡恐怖羣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令諸呪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染味著故九彼食肉者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嘗說言凡所飲食作子肉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謀反如斑足王經說又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行住坐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

設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
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也義云五
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蟲盡須漉看
還置本處欲有行動亦須齎漉袋自隨若受不盜戒
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故智度論云憍
梵鉢提試看一粒穀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償五
百世為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呞食若受不邪婬戒
者如智度論云除己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
行婬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
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

亦須避愼謂防乳竭若别有乳母不在制限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及一切女人爲父母兒所護出家女人等爲法護故亦名邪婬若無主女人衆人前自來爲妻如法者不犯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禁之八王日如下述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虚無問境之虛實並犯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愼口律儀及淨命耶荅曰白衣居家受世閒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攝

三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爲
最大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名綺語或
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
理不次惱心說故皆名綺語又摩德勒伽論云爲他
傳罵皆得罪故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
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
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輭語說故
非惡口餘句類互可知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
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
綺語兩舌惡口義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

義論傳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爾斧在口中若受不飲酒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等三十五荅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無恥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矣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爲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

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醉悶憒惱無所别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疎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爲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

飲酒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爲業自有者聽直酤四不得壓油爲業外國麻中有蟲故犯唯此無蟲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殺蟲故如秦地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婬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摴蒱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爲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

向破戒家乞食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衆三或多語笑四或瞋或鬭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

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不
内色殺者若人以木石刀矟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
得罪第三用内非内色殺者以手捉木石等打令死
者得罪同前復有不以此三殺但合諸毒藥著眼耳
鼻身上食中被褥等中令彼死者亦同前罪若優婆
塞或作火坑漫心造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
鬼神等墮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
悔若都無者犯三方便可悔輕罪若剋心唯爲人造
火坑不通餘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
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口業呪術令死或

有歎死讃死或有氣力人心起惡念令死或墮胎令死得罪重輕並同前準不犯者或有行來出入悞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內律具說

第二盜戒者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離本處第一用心者謂發心思惟欲爲偷盜第二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並得重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記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

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

第三婬戒者邪婬有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婬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謂口及大便處

犯不可悔若發心未行婬未和合者犯下可悔罪若
二身和合止而不婬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婬
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
處共彼行婬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
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
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
不自覺者不犯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
身若善男子爲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
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
鉢龍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義我荅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名爲酒若嘗咽者亦名爲飲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噉麴能醉人者若噉糟若飲酒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顛狂心亂病惱不覺知

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荅曰皆得故成實論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荅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儀但取要爲五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已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爾時智者

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斷婬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日於自夫婦不復行婬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云一分二分得受問曰既得漸受可從五師各得受一不荅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五不死報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得重受不荅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佛受亦得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

荅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善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彩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世戒者不能破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受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者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鴦掘魔受於

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鴦掘魔破於性重不得重
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
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
衛
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睺那
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
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
額五名慈善

婬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
染五名蕩滌
妄戒有五神一名美言二名實［　］三名質直四名直
荅五名和合語
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
無失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
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
吉祥唯願世尊爲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敷天
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

名字二十五王其名如是神名蔡罽毗愈他尼主護某身辟除邪鬼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樓遮那世波主護某腹內五臟平調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脈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爪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駄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脩輸婆羅陀主護某所噉飲食甘香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某夢安覺歡悅神名婆羅門地鞞哆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呼哆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毒所害神名佛駄仙陀樓哆主護某鬪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

藪多婆主護某不爲瘟瘧鬼所持神名涅坭醯馱多
耶主護某不爲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
某舍宅四方逐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某平定
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某不爲冢墓鬼
所嬈神名因臺羅因因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神
名阿伽風施婆多主護某不爲水氣鬼神所害神名
佛曇彌摩多哆主護某不爲灾火所延神名多賴义
三蜜陀主護某不爲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兜嘻
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爲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兜
帝主護某不爲傷亡所嬈神名鞞尼乾那波主護某

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鬪毗舍羅主護某除犬鼠
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
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鬪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
鬼神羅刹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
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
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鬪諜口舌鬪亂自然歡
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
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
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

神廁溷中鬼神一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
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某甲入山
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羆熊蚖蛇悉
自縮藏不害人也

○八戒部第五 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圖衆聖式遵萬靈攸重余以戒
律宗要定慧歸承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

難立行法以檢之惑網之夫設理蹤而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爲功不已情過乃彰但善惡由己起則昇沈不作則已作則業成業繩惑網膠固彌密自非傾誠苦尅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如太山崩五體殷重歸依三寶敬誠迴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意標心爲成三聚淨戒爲救四趣衆生此則功超人天德齊佛位故智度論云譬同猛將亦爲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荅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名定體體容少別齋者過中不食爲名戒者防非止惡爲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云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

耳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時意念如
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善皆滅又優婆塞戒經云
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
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
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
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又智度論問
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爲勝荅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
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
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
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轗夫爲將雖復將兵終身卒

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名蓋天下
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
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荅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
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
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荅曰是日鬼神逐
人欲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以刧初聖人教人
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
一日不食爲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
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又論引四
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

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
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
諸天帝釋心皆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
得如我是爲實說所在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
住處安隱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問曰
何故諸惡鬼神等輩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荅曰天
地本起經說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

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毎割肉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荅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爲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八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

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
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
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
神於此六日輙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
世惡日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又提謂
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
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陽用
事萬神代位陰陽交精萬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
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萬物故

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用事萬物代位草木萌類
生畢百物懷妊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
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萬物九月者少陰
用事乾坤改位萬物畢終衰落無牢衆生蟄藏神氣
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十五日春者萬
物生夏者萬物長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沒天地有大
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神故爾長者提謂
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
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以校一月
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録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校定

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蔦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無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者即生天上即勑四鎭五官大王司命增壽益筭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禄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鎭五官四王地獄王阿須倫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

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謂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八中榮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

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八戒十善無願不獲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柰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

有二一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爲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啓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爲人問其哭

由園監具説龍聞入水即以金槃盛柰與之遣持奉
王并媵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爲
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爲人王吾戒
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爲
吾覓八關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
大海園監奉柰具説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
佛法齋法難得王救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
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
不悦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
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

緣二一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
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
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
爲說法二一天俱得須陀洹果旣得果已還歸天上又
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如大地
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
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
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淸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
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
一切皆失譬如有人猒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

求索富貴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
貧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
名曰得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
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
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
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
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
彼人聞已即爲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泆
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
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

憍泆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音樂或貪飲食種種戲笑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爲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敎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

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絶莫使與終身戒雜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齋但應具受爲得分受荅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荅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懺悔方法如前懺悔篇說簡人問其遮難如前五戒中說）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爲淨行優婆塞（女云夷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爲淨行優婆塞竟（三說）既

受得戒已次當爲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

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爲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界之樂願斷諸煩惱逮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者此言共住）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袒膊自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者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上坐臥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椀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名破戒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

鞭打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淸淨非是
破戒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梐下足長尺六非高
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
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辯貴體不合坐下四約人辯
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牀二銀牀三
牙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
牀父母牀座不在禁限
第七辯位者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叉戒不
荅八戒是此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處
應在五戒優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智度論將八

戒譬如健將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此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優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喚爲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此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染雜濁者雷同呼爲優婆塞等亦稱爲賢者無鑒之甚勿過於此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爲自驕身欺慢餘人非賢者法何等爲賢者法

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
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譽亦不欺人是名賢者法
也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荅曰應作是
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仗常無瞋恚有慚愧
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
仗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
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
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
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泆遠離世樂我今一
日一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

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習持眞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習持眞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爲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爲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

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偈說曰

殺盜婬妄語　飲酒及華香　瓔珞歌舞等

高牀過中食　聖人所捨離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　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佛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爲牧牛齋二爲尼揵齋三爲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

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巳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爲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揵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爲十由延内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爲惡不爲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揵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内道弟子月十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耶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蠉動之類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三戒者

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爲邪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念至誠言不爲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飲酒不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爲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臥好牀卑牀草席捐除睡臥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音釋

馭牛倨切統御也洫呼域切鷃於諫切漉盧谷切濾也呞音駭五駭呰切愚
也矟所角切小矛也摴蒱摴丑居切蒱薄胡切博戲也澱堂線切滓垽也坻直離
切亶陟連多旱二切鞞府移切瘟瘧瘟烏渾切瘟疫也瘧魚約切寒熱病也魍
魎魍文紡切魎力蔣切山川精物也洿哀都切水不流也膠古肴切黏膏也挫千臥
切折傷也泆夷質切佚蕩也膩女利切肥也梐傍禮切螾而兗切蟲動也

候選通判宛平程寰妻蔣琬出貲重刻

BL
1403
.T3
v.29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受戒之三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〇十善部第十八此別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感爲山基於一簣爲佛起於初念故萬里之剋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罔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旣五濁交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

便極重用此量情如何輕侮如經犯重罪人比此閻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弟可除滅爲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宏）失於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

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小爝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向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惡

即名爲善何須令我更復懺受荅曰大聖興教事同
符印若不受行便無公驗故須願祈不造衆惡依願
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
至若不須作輒然起善内無軌轄後遇罪緣便造不
止由先無願故造衆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我
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
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
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
婆羅門婦名曰提韋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
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韋女人

云譬如有牛猒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扼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韋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荅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韋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爲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荅

日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婬口業不
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妬瞋恚憍慢邪
見是爲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
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
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衆
生令其得樂衆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
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爲受十善
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

互跪合掌請一戒師云我某甲今請大德爲我作十
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爲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
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此雖無文然準受大戒請師義亦無爽不請雖成不如請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本人天之良藥得受妙果實由師訓豈得不請縱對大衆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
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經云汝今當
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
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
善業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瞋
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爲十善戒法第一依

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亦得同受是故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生想

乃至菩提不歌舞作樂離歌舞想乃至菩提不坐臥高廣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大慈大悲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巳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

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前對人受依此而受亦得雖非正文準意無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卷云）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並皆如是自受勸持）又文殊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

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盜
想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心
犯波羅夷又梵網經云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月半
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薩乃至十地諸菩薩
亦誦是戒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若受戒者
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庶
民黃門婬男婬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
變化人但解法師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佛
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
此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薩已

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敬心奉持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殺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呪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快意殺生是菩薩第一波羅夷罪（言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呪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應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

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姊六親行婬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是菩薩第四波羅夷罪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

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衆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若佛子口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應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若佛子自

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
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
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爲說一句一
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
生一切衆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
一切衆生中乃至於非衆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
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
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
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

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若善學諸仁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學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亦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學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輕法並須當學以文煩不述學者看彼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於諸衆生得無所畏二於諸衆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病惱爲事決斷五得壽命長六爲非人護持七寤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刀仗長壽衆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具大果報

爲事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衆
人愛敬無有猒足五遊行諸方無有畱難六行來無
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則不散
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　名休息偷盜得十
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
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
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婬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諸根律
儀爲事決斷二得住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衆人
喜樂五衆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過八常樂

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
名休息邪婬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
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
生具亦無女根不行婬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衆人保任
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
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衆人愛
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論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諂語
言必應機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
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

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上無有生具衆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柔輭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陵語九法語淸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徧離諸惡語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實事四不爲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默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

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衆生來生其國強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淸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衆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

於魔怨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衆聖喜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衆生樂則生歡喜八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淸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心性柔善朋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敬信

三寶設爲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怪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 此別十三部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優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必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芽因斯以成定水浴茲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唯斯戒本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

竺沙門曇無讖者齎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攝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絕慧力俊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淸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禮

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雨大千謹撰茲記錄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為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　梵網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自讚毀他七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寶是名十無盡戒也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為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

爲畜生名爲邪見人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爲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

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又梵網經云爾時智者向十方佛爲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遥見是人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遥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根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慄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爾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

行者有實眞心釋迦牟尼佛於聖衆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爲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黎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婬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

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德同學同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簡德部第三 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敬尋聖教窺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爲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轍擬爲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耆宿爲勝然耆宿之德復有

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爲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爲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爲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爲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爲阿闍黎奉請彌勒菩薩爲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爲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爲己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既請得師是以次爲聽許故欲受戒者具

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
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說）戒師荅言好旣
許可已即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知犯
不犯染汙不染汙輭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諳委然
後對佛爲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弗同此例
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
内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
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禮
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三說）作
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內心方堪得受凡汚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黎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

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首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黎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

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婬或教人殺盜婬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喜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衆罪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衆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一遍亦得三遍彌善

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

正爲受戒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姊
法妹汝是菩薩不荅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
所以坐得者爲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爲戒
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者葢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
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
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第二問發菩薩願不荅言
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第三問其漸頓依
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
就戒法利益衆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
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

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準前菩薩亦應如是依地持論頓發大乘心直受菩薩戒亦得）第四正爲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

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

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巳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荅言能三說今言善男子女人者止爲一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巳互跪白云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巳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

薩今學三說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旣受得戒即須請證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互跪戒師爲起禮於十方

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起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比某甲菩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 受菩薩戒我爲作證 三說 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令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 三說 受菩薩戒我爲作證 三說 以其白故無量諸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

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忘法斷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悲遊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切衆生咸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

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
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
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
行位乃稱爲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
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
下廣明行者既受得戒巳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
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
某甲從某年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
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
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

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爲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
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
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
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
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
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
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懺謝不受其懺無慚波
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波羅夷此即通明三聚
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
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

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衆生戒者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爲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悟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

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煖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不得邪婬不得宣說四衆所有過非不得沽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煖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

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爲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爲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爲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後加菩薩不得爲貪利養故自讚其身等如前四波羅夷帖初四重便爲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誦讀此戒剝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

爲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以七
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爲箱盛其戒律若不如法供
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
小斗因官刑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
猫貍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觀
一切男女軍陣等鬬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摴蒱作
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爲利
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
術工巧調鷹方法和百種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

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準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陞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爲大衆敷演法要藉聖加被方得宣釋大衆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

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

中出興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旣爾後念亦然皆待請

十方諸佛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

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

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衆常預

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衆

生聞法悟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巳來教

人爲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
諸衆生旣聞法已悟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衆生盡
未來際常無斷絶也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治我無始已來
自作教人謗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
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
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一剎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眞實無去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一一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衆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衆生界若盡
心緣界可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見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沒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　因見諸衆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況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欣慕
是故我慶悅　稽首諸法藏

迴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内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菩提
以自所作業　望消己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計
盡迴施衆生　即復爲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脫　彼既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衆生　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禮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　初有十大願出攝論文　自下諸願並是人述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

持勝妙正法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法輪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乘善根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七淨土願願淸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衆生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九利益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作利益衆生事無有空過十正覺願願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提恒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爲諸衆生等

作眞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衆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冰獄　普照闇冥國　於彼諸衆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微密滿虛空　諸有熱惱處
扇之以清涼　悏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衆生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　願作藥樹王　徧覆衆生界
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　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　次以眞如來　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　色香美味具　於諸衆生前
一切皆示現　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　是食爾乃消　願我作衣服
輕輭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　溫涼稱物情
等心施衆生　決定無有餘　令彼心淸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

無邊衆生悉共迴向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
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爲陀羅尼之所守
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
上上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爲家法助隨他意或避
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
禁戒是爲中人持戒若爲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爲
常樂涅槃是爲上人持戒若爲憐愍衆生專求佛道
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規招勝樂是爲上上

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離是二

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
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故長也又優婆塞五戒威儀
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
就利益一切衆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
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
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
有纒中上若纒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
名爲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數數樂犯心無慚耻不
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
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爲永失菩薩不爾何以故比丘

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
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
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
謝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
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
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
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爲之後時
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
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爾所

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重處行婬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誤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遣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坂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爲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爲優婆塞夷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成入戒

然亦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

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聾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蕩心胷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求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分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略引十驗

齊沙門尚統

晉沙門慧永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曇邕

齊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唐華州張法義

唐冀州夏侯均

齊尚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

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被服縵條唯受五戒
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興羯磨震旦在白
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律五人得受大戒自後至
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
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國僧來到漢地與
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
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識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
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
磨後到魏黃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元
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

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刊集現世流行號爲新羯磨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荅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爲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黑嵎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舩唯有

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有餘年後至魏文帝三年內敕設無遮大會魏帝敕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荅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荅曰我是小聖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爲汝上昇兜率奉問彌勒世尊得不得來報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荅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云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

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
以華按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旣徵其
時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五戒乃有無
數即號爲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
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
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現身語華手日道路
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淸吉未到之閒
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日有何變
怪太史荅日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
丘掌中金華來到此上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

現大瑞旣徵故戒福永傳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淸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遥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日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爲耳白黑聞知

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

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
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
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
牀前云此下有銅鐘瘞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
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
南投廬山事遠爲師内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
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
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

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
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
乃爲説法授戒神𧢲以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
見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
齊瑯琊攝山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
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
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攝山挹度清卓待以
師友之禮及亡捨所居爲棲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
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
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間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

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尙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
衞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
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
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
結來縁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
此最五戒所禁尙向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
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于靳尙
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
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
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甞動散

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遥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絶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

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内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 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隋終南山悟眞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内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

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
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
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
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
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
壽二年奉敕送舍利於洛州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
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
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
之內樹葉皆萎鳥鳥悲叫及填平滿還遂如常日以大

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能宿不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擅越出愼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淸淨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雜木瘞之而穌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

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遥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祖而示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咎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録事録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録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録一條即見

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荅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録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

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
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日可
急去還家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
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正黑
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
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
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存隴西王博乂與
法義隣近委之王爲臨說右一驗出冥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
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頭經苦訴訴云甞三度於

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爲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旅力酗酒好鬬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爲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音釋

沿余專切緣水而下也 讖楚譖切 慄力質切竦縮也 憚徒案切畏也 諳烏含切練歷也 惔徒感切安靜也 坂甫遠切 謾官緩切 寤五故切寐覺也 綜子宋切綜理也

脯方矩切 沂魚依切水名 確苦角切靳固也 扃古螢切闗也 墣蘇故切埏土像物 瘞於計切埋也 刈倪際切割也 酗許具切醉怒也

三品卿銜督理兩淮鹽漕察院順德張靑選妻龎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興生利物稱斯爲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懃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爲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豈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

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攸攸白衣業識風馳昏沈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涤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厲省己不爲出家淸虛髙慕(元)軌尙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耻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誡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

識之人見佛呵責如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
自思己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臥糞坑嘔
吐狼藉屎尿汙身仰視岸人反呵不止此亦如是是
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
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
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
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
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

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叉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作愚癡二口瘖瘂三受身矬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戾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

地乃至無有涕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巳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淸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閒行求死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巳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巳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

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棲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

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爲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

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

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滅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滅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撾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又莊嚴論偈云

詐僞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乖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定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其聞王課種種苦使勤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

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
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
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實論云不為修善故食則
唐養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
食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
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
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
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
者何如枏一髮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
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

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樂世奴僕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

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羣豬中有一豬出羣已詣大糞聚此豬飽食屎已還至豬羣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豬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豬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殖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筭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爲

五一者爲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爲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爲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爲人說四者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爲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己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時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齰齧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己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

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
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戒說五慳之中家
慳攝也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
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
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
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
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
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
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
舍利子譬如餓狗慞惶經[illegible]路遇值璅骨久無肉膩但

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
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𪘨或舐或齧或吠歡
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刹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
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遥見彼來心生熱惱作
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
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
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餘事豈復求此無肉
赤塗之骨璅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
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
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

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
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
施主勤習家慳躭著戾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
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
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
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
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
行毗利耶波羅蜜多爲諸菩薩摩訶薩於己身肉尚
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
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

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隸者爲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尙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調謔交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

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衆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主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

活身命故入惡道又最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亡家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羣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沈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己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己所聞少知

佛法共其同侶爲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
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
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
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
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
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
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
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
善相謂己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
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墜地獄是故

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
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
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
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
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又涅槃經
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
四病謂四惡欲一爲衣欲二爲食欲三爲臥具欲四
爲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爲
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爲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
比丘爲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爲有惡欲

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爲少欲知足也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蕁蔴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蟲　及以烊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爲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烊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爲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

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荅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烊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橛呑以鐵丸入口口燋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燋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橛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

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爲利養錢財飲食或爲名譽要集眷屬或有猒惡王法使役出家爲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時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

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作樂圍碁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脉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爲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爲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爲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爲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爲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爲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爲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
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
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
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
迥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
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

來左邊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荅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荅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荅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
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
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
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
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
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
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
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
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

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
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
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
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荅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
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
苦後還欲豎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
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

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石戒之人亦復如是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愼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富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産空訖正爲

吾等未曾有益今相䘏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衞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旣已顧下走去何爲神曰舍衞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設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衞國給

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
是噉人鬼婦行路迴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
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衞國人
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
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
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進前見鬼所噉人骨骸狼藉
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攜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
如故即却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
何須迴耶荅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人
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

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婬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爲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甕中男子愈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爲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眞之戒吾所敢説耶婦言但爲我説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爲説三歸五戒鬼初一説戒

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貧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荅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荅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略將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二人共還道途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

解耳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爲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眞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淸淨使言於是世尊爲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

見人好惡便論導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
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
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
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
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
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
巳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
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鈎就其口中曳取
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㧾割其陰又有鬼神烊銅沃
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

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
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
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
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
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
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
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
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
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爲當咎阿誰長者白
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

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旛蓋供事三寶從今已
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爲大善汝
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
爲再犯若三犯者爲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
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
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
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淸信士女論其終時佛
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
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惚惚　夙夜昬馳　色心滐著　不覺日滋

身色漏剋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聖賢共捨　神鬼競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縻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典
隋沙門釋慧曇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
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

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問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爲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

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殯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説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轝也言卒而轝至達既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轝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牀傲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拄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

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敕所録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轉壯久久竫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作滅作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

人執扠扠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
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
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
上囷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
地悶絶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
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扠刺之或有攀
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
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
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
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旣

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淸明而二人
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
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
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愈堅禪誦彌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
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輩可有數
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
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歷
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
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

腋下於是而穌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

右二驗出

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末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

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懲革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音釋

嘔五口切吐也 矬昨禾切短也 蝙蝠蝙卑連切蝠方六切 齖齜齖音崖齜音柴 齖齜齒不正也 璅蘇果切交加連瑣也 齩五巧切齧也 舐神紙切以舌餂物也 鍱與涉

切與診章忍切倏徒弔切噤巨禁切𪗋胡臘炘葉同診脉曰診 恌與掉同噤口閉也𪗋切香靳切

灸也

按察使銜兩淮鹽運使烏程鄭祖琛母徐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滄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湩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嘆出宫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加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禀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

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又中
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
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
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
云何爲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
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
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
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
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
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

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耶若出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眞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

作是思惟阿羅訶眞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

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荅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别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荅言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荅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入

宮內見龍門邊一一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爲何事
被繫荅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
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
語令放我龍女辦遣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
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
者有閻浮提人食之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荅言欲須
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
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
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
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

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爲荅言入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薄身復問汝欲求何等荅言人道中生爲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索見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鍾況持大齋受福寧小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

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臥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臥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

脱憂苦出生爲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
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
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爲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
不得勸勉人犯○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
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
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
禪一分讀經一分臥是爲菩薩齋日法○從正月十
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
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旣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

不爾彼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邃

詞辯暢(元)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拆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亡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敕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

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
荅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
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
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舡遂傾側忽有
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舡中即得安流昇岸
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
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
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
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
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

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録）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

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爲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戸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荅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絶 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初沙門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抒三門正南赫奕

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盼賓賓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賓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賓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賓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

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言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鑒爲和上旣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拃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見侯君素旌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倒懸之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坯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狵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

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
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
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
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
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
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
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
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
時輒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
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

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况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豬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絶出世道故又揵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

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爲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逕到王所自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爲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敕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

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
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
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
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
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
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
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又
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
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欝多羅波提有婆羅
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

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遥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荅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荅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時我奉齋暮還不飡婦怪問我不審何恨荅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遣則禍從此釁蹴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筭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爲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爲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

有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倶還詣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慇懃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蓏

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爲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爲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爲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

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
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
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
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荅所由龍聞
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
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
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
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
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爲語汝王爲我求八關齋文送
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

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
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
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
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
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荅曰今世無法云
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卻
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
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
曲諸理父荅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
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

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
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齎持珍寶
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
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
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
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
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
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
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老

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荅曰出家清虛慈愍衆生故他人怪白衣穢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磬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其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

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鄴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

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周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録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録人來各鞭四十餘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悦

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娌也正被苦讁四體𤔍縛如褒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拳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爲何聲荅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泝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

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顧還不覺有人排其蹈著乃得
就身而稍穌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
月巳死經日而穌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
死經一宿而穌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
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宏
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荅見冥官云慧寶死期
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宏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
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宏亮等舊房召二僧問
之辨珪曰我爲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爲

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爲營齋巫者又云𤦎珪已得免罪㊁亮云我爲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達

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
㾓瘵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
鏡而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
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
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
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
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
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

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取婦字眞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爲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鎭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敕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爲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

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勑國內似王病者皆勑將來我
爲治之時有一見有如此病婦爲問醫醫語將來爲
汝治之旣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蟲
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
蟲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遂糞道出
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荅言欲得七日作王
王即聽之旣得王巳詐作王書語得叉人云駒那羅
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巳竟向王眠睡偷王齒
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
眼言巳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

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齎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言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怪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

法尊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絶良久乃穌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荅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爲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廄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

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
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
子駒那羅不荅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絶躃地水灑乃
穌抱著膝上手摩抆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
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以何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
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
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
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敕挑王立誓言若我敕挑
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
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

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爲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毱多有何因緣尊者荅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

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
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
有國王名曰端嚴爲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
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爲
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其佛齊等發
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
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又
依王元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姧宄飲氣而
怒剩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
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

高德攜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揔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即是駒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

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
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
面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
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
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
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
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
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
門曾弄於我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聖
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

爲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爲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

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旣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

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爲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爲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

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
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
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
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
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
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
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
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
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
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

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攜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眞

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爲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爲天爲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

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爲説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晉羊聃

晉孔基

晉庾亮

齊眞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元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

杜伯諫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為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

豐吏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
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
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
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
誣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
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
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
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
吾孫元弼也訴冤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

伯孫文度在太山元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猒遶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穌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

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
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聃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
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
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
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
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
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
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
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

妃感舅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
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
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
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
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
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焉結族人孔敞使其
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
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
乃齎羊酒往看唁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

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
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
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
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騂驛往看
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
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
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時傳詔左
右數十人皆操文仗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
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

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出冤魂志 右此八驗
齊眞子融齊世甞爲井陘關檢租使贓貨甚多爲人
所糺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
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
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冤
訴百端旣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
十五日去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臥疾膚肉爛
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旣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
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

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爲録尙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尙書令楊遵彦等五人皆爲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彦勸煞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爲猒禳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内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曰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

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
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叫
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
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
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旣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
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
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
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
富貴載荅曰士感知己本爲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

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爲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寛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内移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 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王元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

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剜眼截腕斬指刖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爲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音釋

湩覩勇切乳汁也 蜫古魂切蟲之總名 摒擋摒卑政切擋丁浪切 八鉼鉼薄經切正當作鉼必郢切金鈑也鈑音版 邃雖遂切深也 嚙五巧倪結二切噬齧也 彪悲幽

切銓此緣切謫陟革切責罰也宥于救切寬也禺語俱切禺中巳時也喙許穢
切觜也蒯古詣切與薊同地名磐薄官切大石也柞疾各切木名坏鋪杯切未燒瓦
器也豘徒昆切與豚同圊七情切溷也倩七政切假借使人也舋許覲切隙也踧
子六切促也謦苦擊切與喫同噉也譴去戰切責也邾鍾輸切國名殯殮殯必
刃切殮力驗切𧚫側霜切與裝同絀尺律切貶下也宄居洧切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磧鹵磧七迹切鹵郎古切磧鹵沙漠薄确之地錡魚倚切睚眥睚牛懈切眥士懈切
睚眥恨視貌又舉目相忤也鯁古杏切與哽同咽塞也偘口旱切與侃同俘芳符切軍
所虜獲也剜烏歡切刲也腕烏貫切手腕也刖魚厥切斷足也

按察使銜兩淮鹽運使烏程鄭祖琛妻江漱芳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30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毒等駛河作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飡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入癡之主皆爲愛著妻子財色鉤牽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

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讃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兹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

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荅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雹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爲怨家
遮我利養雹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雹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縠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爲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此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駏驉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爲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

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爲破精戒之皮禪
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又百喻經云昔有
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
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
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
筭喜錯或能不死何爲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
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爲名利故至七日頭自
煞其子以證己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
皆歎言眞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
如佛之四輩弟子爲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

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爲驗己言殺子惑世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

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
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
所怪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
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
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
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設
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
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
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羣
羊有一羊出羣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羣而

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爲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

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

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間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爲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荅曰可白

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荅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荅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荅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爲護一家寧捨一人　爲護一村寧捨一家
爲護一國寧捨一村　爲護身命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
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
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爲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
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
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荅曰可爾僧護即
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眼目口誦第三龍
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
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

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荅曰甚大愁
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荅曰受持法者要須軌
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
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
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
又默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
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
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法
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
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

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荅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遠經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

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揵椎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揵椎聲其人荅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器浴室盡皆火燃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燃筋肉消盡骨如燋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荅曰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能精好亦聞椎聲復

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椎聲比丘答言衆僧食飯
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咸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
見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燃人及房舍盡皆火燃
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
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
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拚
搥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燋炷僧護問曰汝是何
人比丘答言閻浮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
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
見諸衆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脚蹋

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
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燃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
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
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
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
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
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荅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
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衆中見諸食器牀臥敷
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
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燃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

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廿六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皆火燃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火燃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梟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甕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劓鼻劓已復生生已復劓終而復始無

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斵斤自斫斫巳復
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
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
圍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
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
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
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
一疋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
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
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猛火燒身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
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
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
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肉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
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尿屎涌沸
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
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

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揵椎火燒苦聲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
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
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桂火
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桂獄卒斧斫受
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
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

消巳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
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
見巳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荅言
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巳驚
怖復更前進在路遥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
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
相謂言釋迦弟子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
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
敕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
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

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爲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己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

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己愚情以僧浴
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
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
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揵椎衆
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
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
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
要打揵椎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揵椎默然受

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
燃苦迭相拚捶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
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
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
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
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
多前怠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
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擢
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
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

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
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指棄於外以
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
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
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
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六寺
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
椎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
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
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爲己私

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
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
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
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
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
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
苦至今不息○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輭美
供養在先食噉麤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
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以

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應朝食者
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
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
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
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
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
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

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劓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洟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劓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比丘手捉斵斤自斫己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分石蜜斫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噉舐故受斫舌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梟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廚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汝見栓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諸栓非爲僧事懸己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

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事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荅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

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揵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荅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五德不具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荅言我當僧廚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

驢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敕弟子諸
小比丘不如法打揵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
鳴揵集僧比丘荅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
猶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
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
見肉臺者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當彼僧房敷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
於後不得敷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
肉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

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己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提僧繩牀如自己有不依戒律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燃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己有以脚蹋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肉敷具火燒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

豎栓破壁懸己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己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廁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獄作肉廁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爲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強說道

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
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提推號叫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推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爲己
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提推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爲僧寺主以僧廚食衒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
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輩擅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巳比丘掃取賣之將爲己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爲己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爲己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菜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己房中私自

燃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爲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鬬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

相抱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尠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欵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不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

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
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
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
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
九作一闡提是九種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
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
施僧食三劫僧䞋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

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燋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巳時四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漫肉泉

一鑊刀劓鼻　斫舌水中立　立刺肉廳栓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房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廁井兩高座
椎二拘脩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乆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乆禎
凡愚茍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怨苦聲

感應緣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多並散俗人見佛呵責弟子即謂自是好人偏見白衣無識依經說白衣之罪如皂衣膩服雖有外汙不覺別色出家之人猶如淨氎雖放蠅糞微汙即覺易除所以白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沈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造罪如拍毬著地即反何以故以造罪時生極慚恥作已尋懺故亦如滴水在於熱鐵隨滴似濕亦濕還乾何以故以火熏故俗人造罪入獄猶如箭射無却反義亦如似鐵椎入於深泥亦無出義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袞突三寶殺害自在貪染財色晝夜無猒不生羞恥何異畜生反謗賢良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可痛心若是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馳公私擾擾夙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絕困苦切身劫剥三寶毀盜六親養活妻兒存已軀命所以從苦至苦苦遍十方從闇入闇闇冥法界菩薩爲此歛眉諸佛於玆泣血忽[illegible]

理哀痛更
深者也
後魏崇眞寺僧慧嶷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
閻羅王所閱過嶷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
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
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聦自云生來坐禪
苦行爲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
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
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
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
己慠物比丘之中第一麁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

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黒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眞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準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嶷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嶷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嶷所論不差事出洛陽伽藍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音釋

靽正作絆博幔切縶也 駏驉駏其呂切驉朽居切駏驉似驢而小 扴訖黠切揩扴也 劓牛例切刑鼻也 斲竹角切斲所也 栓其月切與橛同 澀所立切不滑也 鑰以灼切鍉鑰也

苾力膺切 與淩同

候選直隸州知州宛平王恩植母朱氏出貲重刻

音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 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

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
噉諸親反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論說有
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
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
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爲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
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
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
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
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慈親長爲怨
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

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
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一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
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
若於屠殺人閒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
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肉衆生此人爲當專自
供口亦復别有所擬若别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
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
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

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
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
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
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
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
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
齎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
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
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
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

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淸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廚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荅言王朝去時不被命敕令將廚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廚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

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敕臣斬殺廚監臣被
王教即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
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廚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
王教敕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
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
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歇何
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
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
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
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廚監即奉教

言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顦顇夫人問
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
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廚
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
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荅言實
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廚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
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
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
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
耶世尊荅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

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録紛紜鬬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

勑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饍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羣
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
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
勑忠臣辦瑠璃梡梡受三廾諸寶梡中盛滿好酒我
於衆前先酹一梡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
人辦此一梡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
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亡失讎恨因酒息
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
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
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儛未得酒時都無是

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儛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壻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敕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殺廚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己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

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
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
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闘諍惡名遠
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爲一切之所呵
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拾此身
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
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
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阿含經
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闘
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

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
荅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
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
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
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
以酒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
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
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况自飲酒又優婆塞五戒相
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
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

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
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
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
惡龍兇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
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
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
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
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雹作釋俱餅髓餅
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
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

雨毒蚖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巳從鼻入從鼻入巳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巳心即大驚怖毛竪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荅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荅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巳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

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今善因莎伽陀名
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
樂請得莎伽陀是女爲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
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
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爲說法便去過向寺
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他僧伽棃衣漉
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
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荅
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爲我敷
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

巳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荅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荅曰無實麴米所造

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爲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爲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爲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爲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
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荅曰依四分律實病
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問曰開飲幾許荅曰
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
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
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子是名破戒開放
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

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爲汝覓天上人
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爲取荅曰我所須藥是
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
波離言汝藥是何荅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爲病
開如來所許爲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循謂犯
律往至佛所慇懃悔過佛爲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
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尊蔗子犯罪已積
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
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

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
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
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
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眞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爲因從因有果
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
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一貪欲二瞋
恚三癡愚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
病上氣吐逆膚體瘠瘠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
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
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永除不
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
差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苾提比丘少小
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

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
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
不差聽酒中自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
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
彼林鄰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
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豬肉恣情飲酒竊持
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
慢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
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陀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

尊初成道爲度麤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
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爲己殺鳥殘自死者開聽
食之先麤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
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又
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
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
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
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
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
如來自食彼癡愚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

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爲己殺不得噉若肉如材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當說此呪

多經咃（此言如是）阿㮈摩阿㮈摩（此言無我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慓多弭（此言有爲）莎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爲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爲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飢之饍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淸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敕賜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

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
計罪無過言非飲𫗦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
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
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
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
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
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即醉
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上善身口
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

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
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
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己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
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
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
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
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
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
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

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

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遥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虚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蜣蜋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

不應逢見卽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卽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閒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閒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眞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

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猒世間苦速求解脱若捨憒閙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葱韮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猒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

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剎眷屬虎狼師子猫貍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爲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剎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剎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剎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剎師子虎狼猫貍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十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

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

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况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竪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况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尙應生心如子肉想何况

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肉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鵄梟鵰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又鴦

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
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
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
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
界我界即是一界所肉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
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
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
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
身内有八十萬戸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戸
蟲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

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羣生如父母念

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
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
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
怨亦不得言死使殺使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
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
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又賢愚經云
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
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
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乗獨到深
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

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
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
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已怖故
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羣從已復來到
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
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
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己兒即收取養
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
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
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

一日極相娛樂其墮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
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
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
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
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
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
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饍粗食麤供偶值一日
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
欲得魚肉即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為設肉食
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敕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

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
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廚監
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
念日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廚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
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廚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
此是何肉廚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
王荅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廚監白王具述前報
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廚監白王前者
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
斷處由我廚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

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
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
見王廚監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
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
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
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
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荅言
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驅子廚殺人爲食不任苦酷
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
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

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我小緩須臾聽我一言
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
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
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
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
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
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
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
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
五百與汝爲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

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
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
爲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
足歡喜敬戴爲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
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
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
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
鴦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爲斑足王所食噉
者今此諸人爲鴦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
常爲鴦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鴦掘摩者指鬘

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佛敕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爲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爲三惑　臣躭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音釋

罝罘罝子邪切罘縛尤切罟公戶切罝罘羅兔之網罟也罟網也 顦顇顦昨焦切顇秦醉切顦顇憂瘁貌 黠胡八切慧也 䝌色角切豸屬 虺許偉切蝮蛇也 詭居洧切詐也 㾊似入切痛咠㾊也 噦於月切嘔也 漬子智切浸也 鴟梟鴟赤脂切梟古堯切鴟梟鵂鶹也 蠕而兗切蟲動貌 駮北角切色不純也 愕五各切驚愕也

候選直隸州知州宛平王恩植妻錢景慧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酒肉之餘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新野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慧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迥璞

唐頓丘李氏

唐參軍鄭師辯

唐京兆韋知十

唐雍州謝氏

唐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

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了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旣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出洛

陽寺記錄

晉有荆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内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

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諳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

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荅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兵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與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穌活言

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
心虔奉大法帝敕精言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
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
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
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
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
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
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
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
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

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
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兵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
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
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
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
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
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讋未及得答熾
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
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

怖悶絶良久乃穌具說其事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軍恪強愎傲物峻嶮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饗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允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

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穌能語先云輩我見至尊爲武帝傳説旣見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遥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衞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即

荅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
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
人皆牛頭人身帝巳臥床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
脅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
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巳在王坐帝謂儀
同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
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
也於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
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説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

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

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
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
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爲
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
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
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穌具說此事極患
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巳來精勤
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踈並勸
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
於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

痦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羖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值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旣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

苜蓿谷遥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
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
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
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
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
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
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
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
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
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

至十七年璞奉敕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巳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送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巳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别曰待

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旣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旣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

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
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
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
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
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
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
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
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間勘校老母初死之時
婢得惡忤久而始穌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
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邱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

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
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荅云造經
是實老母乃屈鄉間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
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
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絶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爲
死三日而穌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
見有四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
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
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

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
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
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
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四至官前以
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頂謂曰日西
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爇置淨處也
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爇帔置牀角上旣而目
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
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
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旣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

牀頭及詳能起帔形漸滅而向有光七日乃盡詳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詳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己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旣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詳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詳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詳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日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

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姓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

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
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
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
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贖
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娘
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
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
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
荅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

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姉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冝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韈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姉曰兒小時患漆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姉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姉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姉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姉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

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
哭別而去吳與沈(元)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右此三驗出
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
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
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道我聽諸比丘
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
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
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讟我
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

或於饑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慳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旣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讟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下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穢濁篇第九十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嚏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質事等畫瓶感此穢形又同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飡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衞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

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韮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

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内不得臥僧牀縟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遥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向令作法如是況穢俗凡人輒開食

耶

嚏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

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遺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

房前閒處小便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筩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葢頭莫令有臭氣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廁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搩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用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

起褁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汙是名上廁用水法塔前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洟唾著地若欲洟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洟唾法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爲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

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圊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圊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濺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爲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褥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

臥脩臥具上得罪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爲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爲服藥等開不犯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也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濆汙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廁必須謦嗽作聲）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値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遥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爲說法即生信心欲得

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没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

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爲下賤五百世中爲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招前罪數見俗人懈怠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蜣蜋廁蟲也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善頭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牽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汙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

糞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
以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
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巳手除不淨巳便澡手遶塔
求願今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淸淨
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
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
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淸淨以是福報
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
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値佛聞法得須陀
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一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

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
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
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
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
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爲說法得
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
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
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淸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
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
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

因内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

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候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

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荅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荅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日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敕其婦富那奇我

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荅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猒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噉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兹身穢質

蟲寓內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畧引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宏明
唐謝宏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

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
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
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
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宏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
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感虎來
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
寺沙彌爲盜僧廚食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
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
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右二

驗出梁
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宏)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穌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二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間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紀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二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

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荅云不解王日宜早放還不須留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强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日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荅日娘子嘗以不淨盌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穌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

有餘許生曾未誦經穌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穌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爾 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下

音釋

曖正作僾烏代切彷彿也 讋之涉切失氣也 酖直禁切 臠力兖切塊切肉也 灞必駕切水名 觝丁禮切觸也 媵以證切從嫁女也 嚏都計切與嚔同

候選布政司理問錢塘吳廷榕妻沈荷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歛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

BL 1403 .T34 v.31

青瘀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恒喪手脚潰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沈脣舌乾燥耳鼻燋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㸌燋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痍潰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冰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胷塞腑胃痞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綫動

轉瘦乏引息如抽欬嗽噫噦咽舌難急腹厭背髏心
內若冰頸筋喉脉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
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
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
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
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
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爲汝踵前蓄積
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田身爲苦器陰是坯瓶易損
難持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
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僞身居怖畏之境幽冥

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籌未辨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倏三稱在嶮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

六月風多以西國夏中多風熱微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
西國於此秋時熱始隆盛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
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
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
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
寒者以萬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
月七月時得臥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不時不得臥何以故以
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秔米醍
醐諸熱物以西國麥冷秔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

食粇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粇米醍醐宜食細
米麨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粇米胡
豆羮醍醐有時臥風起有時滅有時臥火起有時滅
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臥
二食無貸三憂愁四疲極五淫泆六嗔恚七忍大便
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
九因緣命未當盡為其横死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
者四大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
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
地堅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

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疢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往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爲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覓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

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縟云何為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翻前五法病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
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
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
困篤見巳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
病病者荅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
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
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施血不可

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花王端正姝好從
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
何藥療於汝病病者荅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
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
惠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
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
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
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
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荅曰唯得王眼能愈
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

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
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佛語阿難彌勒
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
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眞之道阿難白佛
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
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
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

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羹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

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
欲鞭者賚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
有一賢者爲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
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
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
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
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
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
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
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撾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迍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尅心自責所患除愈
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𣲖命奉行得須陀洹道又善
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猒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
得貸三寶物看差巳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
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
不得用若巳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

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己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第四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之喘竭而爲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

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
消之災也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冷爲
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
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
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
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
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
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
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

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荅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醎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酥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酥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
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
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
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

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摠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
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
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實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
良由妄想虛搆惑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摠萃
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
所戀愛資財染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猒離知無常
將至使與心念也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
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

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
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
號無常多生猒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
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
力者令病人臥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
五色綵旛令病人手執旛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
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爲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
猶降靈俯接下類羣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
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閦觀音等形如前
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海迷途遂遠弱喪亡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測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呰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爲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爲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爲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剎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

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旛華亂墜宛轉目前香氣氤氳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訹使心心相續剎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

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
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
不求恩惠心不疲猒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
縱逸不知猒足頌曰

紫紈未可得　漳濵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賁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鬪萬金奇
不看授鹽掌　唯夢蓮花池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晉歐議曹掾

晉陳國袁無忌

晉沙門康法朗
晉沙門安惠則
晉沙門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宋江安令王文明
宋吳興李清
宋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唐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出靈鬼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綠衣白莊頭上有范鑷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鑷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鑷及釵牙梳並是眞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右此一驗出志怪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

君誠契幷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罶之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毋氏供養胡毋過江

齋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

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十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悦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牕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

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慼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産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雞刳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 出述異記

右此三驗

宋李淸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

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荅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

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
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淸還先輿中夜寒噤
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淸便隨逐稽顙僧達云
汝當革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
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淸便奉受又見昨
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
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荅曰先是
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
可去敬時亦出與淸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淸如其
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

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淸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佛教遂作佳流弟子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涶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涶

以傳癬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
方悟蚍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
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
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爲現
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荅曰僕是
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
動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内外咸未達所以食畢
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此右
一驗見幽明録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往追求噉

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
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
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
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
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
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爲塔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參
軍及屠龜兹城後乃於精舍剥佛面取金旬日之間
眉毛揔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

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絳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音釋

黶 於敢切黑黶也　癥瘕 癥陟里切瘕公遐切癥瘕並腹內病也　膀胱 膀步光切胱古

黃切癭胡郭切熱也膈音革胷膈也咳嗽咳口溉切嗽先奏切咳嗽逆氣也噫正作噴乙界切氣逆也髏力主切曲也瘤贅瘤力求切贅之芮切瘤贅結肉也闕丘月切少也鎐余招切楸且留切梓屬刳苦胡切剖也湔子田切滌也懍力荏切危懼也璵以諸切璠璵寶玉也屬纊屬株玉切纊苦謗切屬纊附新緜於口鼻上以候氣也

己卯科舉人丹徒嚴保庸妻左佩芬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摩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栰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言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

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己傷命號之
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
豈直温肥嗛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
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猒足靜思此事豈不罪
歟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體
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眞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爲
晨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爲
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内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
刳肌貿鴿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
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陁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懅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産七日而有七子圍

繞周匝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是言怪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繞不得求食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飢餓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第一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

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
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
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
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
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
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
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
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
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
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

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眞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汙王子身即便舐血啗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顦顇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偏汙其地見已悶絶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

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荅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雛一爲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睫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

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絶悲哽苦惱抆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　無量劫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爲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兒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產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何爲　飢餓所逼　倘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爲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禽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闇　無有光明
是時二兒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絕　自躃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坌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互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穌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婇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似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苦切　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鴿雛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絶　而復躃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爾時城内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爲活來耶　爲已死亡　如是大士　常出軟語
爲衆所愛　今難可見　已有諸人　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　得定消息　諸人爾時　慞惶如是
而復悲號　哀動神祇　爾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穌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爲死活耶　爾時王妃　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　心無暫捨　可惜我子　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　捨我終亡　云何我身　不先薨歿
而見如是　諸苦惱事　善子妙色　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　使令分離　將非是我　昔日怨讎
挾本業緣　而殺汝耶　我子面目　淨如滿月
不圖一旦　遇斯禍對　寧使我身　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　喪失身命　我所見夢　已爲得報
直我無情　能堪是苦　如我所夢　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　汁自流出　必定是我　失所愛子
夢三鴿雛　鷹奪一去　三子之中　必定失一
爾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徧東西　推求覓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　憂苦所切　雖在大衆　顏貌憔悴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爾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遥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汙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叫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生大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啗食
一切血肉　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　轉復悶絕　失念躃地
憂愁盛火　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穌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穌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躃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惙然
憂惱涕泣　並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爲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爲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爾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爾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
御服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以此處
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

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筭數刦常爲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爾時佛告宿王
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刦有佛號日月淨明
德如來爾時彼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
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
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巳
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
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巳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
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
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

言善哉善哉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其身火
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
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
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
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
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
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於八萬四
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
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諸
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

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荅曰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可屬

所以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猒離生死爲供養佛及爲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淖濯垢滅衣在自外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毗割剞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皮或作鹿身禽王濟厄樵人或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施飢救苦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別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

頌曰

龔勝無遺生　李業有窮盡　嵇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指　納納衝風菌

邂逅竟既時　修短非所愍　恨我君子志

不得巖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誠朕

感應緣 略引九驗

黃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稟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齎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間唱一心言已奄

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
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
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
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
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
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爲結累三塗情
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
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
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

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
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
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
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
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
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
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
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曰
悠悠元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為妙寶 其一 自昔藥

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颺髣髴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

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塡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荅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己者願度世人出家降敕即許益乃自手執燭

以然帽帽熾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
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
悵收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
苾帝于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
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
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歎此身將同毒樹
若身命無常棄屍陁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
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

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彩氛氳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遥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羣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覓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

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
樹下後春遂生枝葉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牟氏而幼年少言不雜俳戲
毎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
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
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
日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
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衆
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
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獯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

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
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
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
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
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
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荅曰身
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荅曰四
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
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
之顧大衆曰眞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

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炎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餤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
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
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具熾以日繼夕並燒
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
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顧曰我在山
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
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
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
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

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

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犍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轝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

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
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
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
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爆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
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禮
時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
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
雖卷而心如本導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初未燒
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
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

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
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
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
僧佛興者偏嗜飲啗流俗落度隨崖輩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
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
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
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
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
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

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火火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荅曰旣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

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二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炭樓之上如日出形并兩諸華大者如兩斗兜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轝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黄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織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

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
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應會仍雨龍毛五色分
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
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
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
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帊裹三斛許香
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
爽健又請現瑞荅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眞名光明
徧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爲

崖設會勝自唱導日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金色明淨曜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愼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身後八月中獽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麖獵者驚曰

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兒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提袈裟崖曰汝何勞提我乃指前鷄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録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摽俗譽以溫

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攟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袪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潤飲當於昬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颮地而去及明覩之漸見潤濕使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巳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颮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

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堈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叅、官府道經圓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初武帝知謫志烈欣欲見之乃敕三衞二十餘人巡山訪覓貺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謫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

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議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再興後猒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議乃跏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腹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筋肉手足頭面臠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餘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

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内外博通竒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迷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縁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縁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舩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遥絕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蛆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氐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汗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豺狼所啗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爲讎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

畜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爲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　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湌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　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處　護法救緣　後業應盡　有爲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由己　他殺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是思　衆緣既湊　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顗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盱睞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𧇊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啗經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麤布爲衣在佛堂内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

志一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
黒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黒已布裹蠟
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
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
誦法句歎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旣盡
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禦宿川人
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
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猒捨私集
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龕誦

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姉妹同誦法華深猒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法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姉先以火拄妹頂訖妹又以火拄姉頂淸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

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宏福寺有僧名元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摠作一襆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波中衆人援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

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開衣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元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音釋

枡先擊切分也 俎壯所切俎豆也 羸力追切瘦弱也 鷄仕于切鳥子也 睫即葉切目旁毛 矈正作瞤如純切目動也 惙陟劣切疲也 躐直列切跡也 毅疑既切果敢有決也 獽汝陽切戎屬也 凭皮冰切倚也 翹渠澆切企也 斛胡谷切與斛同 棖直庚切與振同觸也 郥薄宜切縣名 帊普駡切與帕同幞也 麖九英切大鹿也 盯睞盯莫甸切睞落代切盯睞瞻視也 虓許交切虎怒也 幞防玉切帊也

候選知縣英山金力仁妻沈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遺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惟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為撤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

勝父母喪亡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
客茍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内典所以父
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經歷六
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道子之酬
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尅待良醫
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
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
令入屍陀葬具資身並修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
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爲放逸也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

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
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若爲惡墮地獄者眼
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
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
天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
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
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
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洹精舍爲天人
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
二十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

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穌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釁
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
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
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
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
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

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又四

分律爾時世尊爲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爲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

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日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癘況良霄乎○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

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荅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

于衣被何用衣爲問曰何須旛上書其姓名荅曰旛招䰟置其乾地以䰟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切）重者也（重去聲）以重之内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别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籧篨裹其食具以安重内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夏燒殺蟲故令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

見五種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爲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尊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

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

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
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
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暴
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
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一切衆山巔峩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
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
舉喪白佛言佛爲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
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
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爲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旛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淸淨人生淨居天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猒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飢饉故號出家尼爲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

佛三帀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
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
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
勸理家作五百轝牀麻油香華樟柟梓材事各五百
眞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
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眞神足
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
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
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
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眞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

敕令與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
汝等輩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
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
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
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
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
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轝
牀一脚阿難轝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
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
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

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
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
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
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
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
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倶
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
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
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
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
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
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爲命者大小皆
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
上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
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
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
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暖或在頂

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
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
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
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
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
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脚齋　於心意識斷　下人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
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

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己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

彼生從此刹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顚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爲熱

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
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
二生不由託赤白爲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
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
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
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
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
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
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
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

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
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
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
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
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己年時年時旣相似於此衆生
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
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
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
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

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蟄中愚癡盛故生豬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獮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爲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獮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悷如烏語如狗吠駭如豬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

鳥雀怯如貓貍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提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

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蟆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蟲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

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
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
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不
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
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
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
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
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
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

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盛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爲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

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
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
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
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
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
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胝剡浮洲
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逕遠　蘿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眞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賓　親疎既無定

何勞非蒼旻

感應緣 略引一十九驗

漢山陽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胡方有女趙春病死棺斂六日出棺

漢李娥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杜瑕家葬而婢誤不能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魏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復出二
驗

宋有一人忘其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

宋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

隋沙門元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復出一驗

唐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娥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拄我墖上若林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拄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

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荅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爲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鄳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塜顔色如故但肉微冷羣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

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
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祀祠吏民有欲發
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巳死人相見其同郡
人婦死巳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
不恨矣道人曰可鄉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
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
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
間掣絕而去至後餘歲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
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遥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

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魏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

紘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紘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雋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還具以

賓聞啓后后遣隽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柏木踴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

陽寺
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穌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頭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遠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

辛勤極苦汝冝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
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脱
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邃
歸路將別又囑邃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
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
實汝冝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愼不犯一去
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
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
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
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内共加勉勵言已涕

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餓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
營殯殮遵旣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
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嫡江夏樂瑜于小
姊嫡吳興嚴晩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旣差遂至三
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
殮後棺動噎車皆如叔言旣聞遵說道文横死之意
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
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
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阮者

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
禪此室去水旣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
自起以左脚蹑室西石壁壁陷没指旣拔足巳水從
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絶來飮者皆止飢渴除疾病
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
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
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
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
蠻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

請每乞食輒齎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後征西庾恭移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

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産日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

日道産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巳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日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巳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

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加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歸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殯來迎

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隋相州鄴下釋元景姓石氏滄洲人也統解元微純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元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

常立願云沈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言葬于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

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旣穌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靑黑問其毁墓荅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瑯琊王之宏貞觀年中爲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

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聞
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
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
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
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
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
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
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
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
子巳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

巳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宏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音釋

楯食尹切兵器　籧篨籧求於切篨直魚切籧篨竹席也　枏音南與楠同　梓即里切木名　羺奴侯切胡羊也　姁香句切　嘏古下切　瘞於例切埋也　邳頻脂切地名　雋正作售承呪切賣物去手也　鄿徒含切鄿城縣名　紇下沒切　雋子峻切　榱所追切捔也　儵式竹切急疾也　慦音秘又音愁　珣相倫切　瀅烏定切汀瀅小水也

候選知縣英山金力仁妻劉文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法滅篇第九十八 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損益部　[illegible]部
[illegible]部　[illegible]部　[illegible]部

述意部第一

[illegible]

[illegible]

BL
1403
.T34
v.32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眞以構僞或飾虛以亂眞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

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彌招四惡所以懷瞑巨夜了無
思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力隨後名利既侵我人
逾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渟正之輩時遭佞讒
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屛禍不
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
痛歟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
集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
智之迷解者則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
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刧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劒布施器仗布施諍訟鬬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刧起疾病刧起刀兵刧起是名刧濁又俱舍論云何者爲五濁一命濁二刧濁三

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麤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爲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及損減樂具復由二濁損減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興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爲甚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

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眞慧是爲甚難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爲次第顯五衰相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諠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爲勝上清淨第一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

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眞道諦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僞爲信世之四

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
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閑詐
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以用指南虛
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
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
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陂池
火燄滔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
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羣豬

來觝突栴檀林怪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
夢大象棄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毫
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
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於夢者皆
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
火燄滔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
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
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
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
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

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羣豬來觝
突栴檀林怪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
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
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爲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
忘受悟亦多不以爲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者將來
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見第七夢師
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
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嬈亂七毫者此是七百年後
事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
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荅言我於

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
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
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
涅槃當以正法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善說法要
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
堅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
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
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
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一萬人五
百歲已有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八部衆

生發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
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
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
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
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
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一
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
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
如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
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

丘女爲比丘尼于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睒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淸淨戒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荅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淸淨云何而乃說是麤言羅漢荅言我久淸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怨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

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彌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勤苦集衆行　故得成正覺
爲衆說法藏　如何於爾時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

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
正法爲都滅耶荅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
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
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揔得一萬年
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萬歲後一
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又毗尼
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爲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
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各
各器盛食在道側跂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人不出
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服臥具逆於道中求沙門

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在於路中以髮布地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

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歲
今滅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
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
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　悉能達解義　第二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愆咎　爲女人出家　勸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減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與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時罽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爲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

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旣破鉢巳生於阿鼻大
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
罽賔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
故我諸弟子漸汙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
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
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種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故佛
破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
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
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
現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

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
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
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
身陷入阿鼻地獄爾時娑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
七日禮拜右遶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
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
日已於四天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
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
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脩伽陀滅何
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

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華爾時夫人以手捧鉢
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爾
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
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爾時炎摩天王見佛
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
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
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
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
發三乘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以前諸天各說
偈歎以文繁故不具錄出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爲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

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
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佛爲我此鉢及我舍
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
拜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
荅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
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
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洹文殊依教
召集皆來祇洹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洹精舍如妙樂
國眉間放光徧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
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洹世尊跏趺坐入金

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爾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旣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羅睺洗鉢便損破爲

五片我即以鉛錫綴彼破鉢此　維睺過失欲表示
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
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脩多羅爲十八部至正
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爲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
心不發㊣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我慢幢速滅正法
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
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婬女不行八敬將我應
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
豈不滅也○爾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入
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

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
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
令敬佛鉢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往至戒壇所從北面
升壇諸比丘捧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
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項如是次第同名牟尼
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項已次第還下直至
戒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
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
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爾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

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又佛在世時告天
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
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
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
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
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爾時魔王
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
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比丘令
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成一大塔高四十由
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

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
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
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
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勅龍王當造十
六塔爲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四天王
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揵闥
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
爲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佛告
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
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級

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徧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天王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絕我今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王及提闍婆王燒香奏樂常爲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爲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
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
荅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
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
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
甚大劫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
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
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

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新婆沙
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荅若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
正法滅荅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荅爲欲
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
說法毗柰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
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
說法法說非法非毗柰耶說毗柰耶於毗柰耶說非
毗柰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有餘契
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
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應

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纜毗柰耶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牆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荅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法

恒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
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
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
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
世還滿千年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纔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衆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儔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清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爲使　常念瞋恚惡　憍慢爲自大
所求無厭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儛　冥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羡者求出處　言學比丘法　法如行不教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衆弟子
其心懷諍亂　不能究所學　莫能謹愼戒
墮落於邪見　苟且無羞恥　不能修愼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著利養　適共鬬諍已
遂乃結讎怨　諸魔及官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來欲聽經教　傾企遲聞戒

但更聞諍訟　諸天人懷恨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講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是弊鬼神　凶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偷狗無羞恥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蟲

還自噉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是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沈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曠野厝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爲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頹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往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産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婬女家婬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爲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爲他誦呪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

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
命復有内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祕悋僧
物不與客僧復有悋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
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爲
活命不爲修道復有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
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
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
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勲賞復有
專行刼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
地獄因縁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

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爾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竪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鏘之報又當來變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

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爲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慕度世之業是爲一事令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修智慧畜妻養子於心恣意賈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爲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是爲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明了義之所歸自以爲是三

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議識者少
多不别理咸云爲是是爲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
令法毀滅何謂爲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之
業二喜遊人閒憒鬧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
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爲綺雅自以高德無能及
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巳四不攝三事不護根
門行婦女閒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淸變
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遲是爲四事令法毀滅若有比
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眞宜傳正
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按本說經不捨正

句希言慶中不失佛意麤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麤不
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
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爲道學不唐捐平
其本心愍念一切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
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
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
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
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
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三
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彌近住不知三相掘

地斬草用水溉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

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

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摩滅飲食失味珍寶沈

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

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

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

國拘睒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

似甲冑有大勇力及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

身時拘睒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
相師相師荅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
爲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
天神言大王且立難當爲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
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
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
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睒彌
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爲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
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
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爲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

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荅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徧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

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業販賣奴婢耕田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婬妷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猒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强言是不諮明者貢高求名虚無雅步以爲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

無邊恒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
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
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殄沒當爾之時諸天
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
勤苦縣官侵尅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
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預
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為傾快壽命
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
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
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

自此之後難可覩縷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案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爲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爲一心親善比丘爲作齋會求福如外道

法都非吾法當知爾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
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横
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
丘如獄囚法當爾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
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
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
行以漸爲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歲人壞佛教無復
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
首尾連禍縱横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爲人兵奴

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
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
横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
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爲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
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
囚法兵奴之法當爾之時佛法不久又舍利弗問經
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爲比
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
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
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㊄經律其孫

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羣臣云何令我名
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爲二猶如先王造
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
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
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
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
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
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詐行死害就令勤與呼
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僉曰願
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

國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
諸淸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
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嶮軍甲不能至王恐
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
鉢歎阿羅漢及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
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
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
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飈焰及
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身
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今誓令

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
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
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
閒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
出家還復滋蘩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閒時有
比丘名曰揔閒諮諸羅漢及與國土分我經律多立
臺館爲求學來難王元策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
主達磨師問漢敕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
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
邊淸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

以中濁也揔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爲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爲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爲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頌曰

聖迹隱顯　隨人廢興　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
冀存敬學　教被眞宗　迷斯厥理　寧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音釋

瞑莫定切綜子宋切塹七豔切吱詰利切綴株衛切儛
夕也　切　坑也　切　連也
亡甫切鏘七羊切黜丑律切覼力戈切縷力
與舞同與鎗同貶斥也覼縷主切覼縷委曲
也飈卑遥切
旋風也

候選知縣英山金力仁妾周雲　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雜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詞以寫意言詞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䇿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

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繫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
經論浩博具録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
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
咸在搜撿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
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䟽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
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
教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日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
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

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
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
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
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
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
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準教行事畢
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具述法依驗
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惑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
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指定也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
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

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述
多棄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遺寄陷溺身心若能反
彼俗心憑準教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秉持此心以
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猒觀明達有事如
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眞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
是言説正是張筌義爲遠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
絶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
目擊之談不意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
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眞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
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

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爾奔飛追聲不及又何思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躭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妄生憎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鄉立如此論明智愚戇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即爲淸升此但

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儀令人修學何言一解剩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曰高勝令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足怪也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羣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

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眞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界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計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爲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

性語者若說諸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
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淸淨語者說身口意
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
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
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
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
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
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
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
說苦集道諦義者證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

生縁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爲相語者說從發心至坐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爲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爲義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爲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

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
所行了知識法無有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
智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悕求識者
行有為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
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
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分
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別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
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
惱了義經者讚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
義經者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讚說種種

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爲衆生說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慼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爲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

佛等依世諦故爲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爲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汙於指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

師誡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
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
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己心
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求爲手有垢
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
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五手指
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鉆正
赤以搨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
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採古知今無不開
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含著口中當知輕

躁未足爲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
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
色婬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
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
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含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婬欲如餘
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修習惡露婬怒
癡尠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
愛欲無起淸淨婬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

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
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婬鬼非是眞人須人肉血以爲
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肉血爲食夫不信人數數
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臥揚出鼾聲如眠婦謂
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冢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
寶飾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
如火甚爲可畏前近死人手劈其肉口齧食之夫見
如是爾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臥於牀上婦即尋
還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
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冢間噉死人肉心雖穢

猒又懷恐怖過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含人若見外形端正姝好婬意還動若說惡露瑕穢不淨婬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脱鎧　作婬鬼形詣塜間

便噉死屍如食飲　夫爾乃知是羅刹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巳薄其餘𡿨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婬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

慕水洗浴往來如意見婬怒癡以爲甚熱念求不還
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
所起從滅滅盡爲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
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癡
婬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
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
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繞至南
牆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雞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
或沈或浮百千萬億跳踉戲中并至城中掃除糞穢
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

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臥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水　種種居不淨　遠來值門閉
衆共止此池　初來不覺知　飢渴而取飲
并洗除熱乏　疲極得臥寐　天曉至水邊
審觀知不淨　衆人共猒惡　各各懷嘔吐
以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
觀欲如瑕水

爾時那含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於愛欲如彼估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事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　在地弄不淨　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修行亦如是　求護度三界

爾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

覺意見滅爲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兇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値者悉亡亦如蚖蝮常懷瞋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與觸皆害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而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巳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巳辦棄捨重擔逮得己利生死巳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　兇害牙甚利　諸龍蛇懷毒
遇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還得善攝心
衆患盡無餘　三界無所畏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己利　度苦常獲安
已絶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是謂爲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等爲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

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爲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爲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悅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

喜食是出世間之食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悲心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病以石蜜漿若氷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齋法經不許口嘗者爲無好之貪心嘗故犯也

淨口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迴轉之是名淨口法又僧祇律云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荅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汙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十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言為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滷土塼礓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嘗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汙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

㲼脣使器著額當拄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洮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㲼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麤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腕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麤魯洗不得指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木若灰土澡豆皂莢洗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揩者便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度手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尚爾白衣亦然讀經受食等唯用行水手淨尚爾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汙身口縱欲傳法心亦不

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内臭佛言應灑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痰癊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癊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食故死又三千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澡自用

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汙僧伽黎若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猒足欲王四海戍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劒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交第更斬如是展轉

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
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
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延令長久
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
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揵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衆即須維那將欲
打鐘斂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
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　除結盡無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問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善當來集此　依別經偈云
聞鐘臥不起　護塔善神瞋　現在緣果薄
來報受蛇身　所在聞鐘聲　臥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　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羣生　聲徧十方無量土
含識羣生普聞知　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　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悟　怡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洹戒律院內有銅鐘重

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院内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洹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

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別院名脩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身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帀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

擊之百億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脩多羅經此鐘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鐘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又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爲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爲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齋會之處後生前到巳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起迎逆遜讓坐處滅法之深實猶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家或經新喪重孝或爲考妣遠忌設齋僧衆放蕩情歡諠席亂衆豈免俗談高僧之類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庠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吒歎息思惟世

事十六不得狗羣臥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衆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

梁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

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十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十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

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

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傴曲以其膂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很惛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鄰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

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刧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
澀三辛四鹹五澹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居士遥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爲天雨時聽在寺内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應捉王大扇若行患熱應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

時事數相涉聽用筭子記記數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爾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罪衆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衆僧亦莫還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異生舊名凡夫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

畏二惡名畏三怯衆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箒盛裹棄之

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鷰鳥入佛言聽織
作籠疎障若作向櫺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
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
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膩食將養之也又四分律
云時六羣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書呪枝節
呪剎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
爾彼教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應爾爾時世尊在毗
舍離國時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輦轝捉持刀劍來欲
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諸白衣
持刀劍來寄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言爲檀越牢

堅固藏舉者聽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
塵準之雖非正經然須愼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
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
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臥具
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
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貪食二不
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嘔吐出五已
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
懈怠九無慧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其
妻九月生女名爲月上又佛說離垢施女經云波斯

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離垢施厥年十二端
正姝妙極有聰慧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
淨日有女名無垢光頌曰

拾遺簡要　蕘捨危嶮　萬行貞固　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臉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音釋

戇陟降切愚也　剩實證切餘也　鼾呼干切睡中鼻氣激聲也　[illegible]居縛切裂也　齧五結切噬也　跳踉跳田聊切踉龍張切　蚖蝮蚖五官切毒蛇也蝮方六切虺也　殭

居良切礓石也
罽居例切
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手行也
僂力主切背傴也
蝙蝠蝙甲連切蝠方六切蝙蝠飛鼠也
櫺郎丁切窓隔也
轝羊諸切步挽車也

翰林院編修江都秦恩復妾端木守柔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傳記篇卷第一百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歷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流跡策縕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

寶筏亦未能算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删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仙子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驅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淚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

供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
相好於香檀記筌罤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
我師風教無墜特恃斯乎但正像侵移羣情矯薄人
代今古曁乎季運既當徂北稍後東漸所以金人夢
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
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
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
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桂冠翕然歸向爰至皇唐元奘
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
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讚前後寶軸幾向

五千法門㊉闡緇朋繫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
習周孔之文典晩慕黄老之㊂言俱是未越苦河猶
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
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
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儔黨其謂此乎今列前後翻
譯總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
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
所列總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袠綱要具録人法
寄在大命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經所出
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

又列佛降閻浮隱顯年代略筭時節如是要用並附
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
譯胡爲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爲天竺者是總名也
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爲脂那或云眞丹或作震旦
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
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爲此録
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亙有羌
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

婆羅門者總稱爲梵梵者淸淨也承(允)光音色天其
光音天梵世最爲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
因即爲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旣象於天
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
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旣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
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
歎服其四姓者一剎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
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
土皁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刊定目錄刪注羣經自

號彌天楷模季葉猶言譯胡為秦此亦崑山之一檪
未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
善談得其正眞者也
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
四部 四百一十六卷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也
前魏朝傳譯僧一十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 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
部 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
一部 七百一十七卷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苻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一卷失譯經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

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萬六千六百七十紙三百二十六袟除新翻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萬一千四十三紙六十六袟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 四百九十七卷 七千二百九十紙 四十九帙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四百三十五卷 六千六百九十紙 四十九帙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 一百一十四卷 九百七十七紙 六帙

小乘律三十五部 二百七十四卷 五千八百一十三紙 二十八帙

大乘論七十四部 五百二卷 九千一百四十紙 五十二帙

小乘論三十三部 六百七十六卷 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紙 六十八帙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 一百八十四卷 二千八百八紙 一十八帙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淨濟敷字羣品汲引塵朦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袟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減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網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受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耆闍崛山解見僧祐錄○衆經目

右二本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元)論○辯三乘論○釋矇論○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本業四諦序○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卷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字道林

毗曇指歸一卷

右哀帝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右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明報應論○釋三報論○辯心識論○不

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佛影讚○妙法蓮華經
序○修行方便禪經序○三法度論序○大智度論
序○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問大乘中深義十
八科并羅什法師荅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
廬山沙門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一卷
右東晉帝時揚都瓦官寺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經子注五卷○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

釋曇詵撰是遠法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一卷

右晉成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一卷

右晉孝武帝時剡東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立命論九篇○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晉孝武帝時荆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徽撰

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實相論什法師注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國鳩摩羅什

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不眞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

論

右四卷晉安帝時京兆沙門釋僧肇撰

釋駮論一卷

右晉安帝時沙門釋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頓悟成

佛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二諦論

右七卷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寳記二十卷○淨住子二十卷○宣明驗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
良撰
承天達性論○寃魂志一卷○誡殺訓一卷
右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
右南齊沈休文撰
冥祥記一部十卷
右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法苑集一十五卷○宏明集一十四卷○世界記一十卷○薩婆多師資傳五卷○釋迦譜四卷○大集等三經記○賢愚經記○集三藏因緣記○律分五部記○經來漢地四部記○律分十八部記○十誦律五百羅漢記○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覽法偈二十一首一卷

右梁武帝時沙門釋道歡撰

起信論疏二卷

右梁太淸四年眞諦法師出

衆經要鈔一部并目錄十八卷

右梁帝敕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

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梁帝敕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名僧傳并序目

三十一卷○衆經供聖僧法五卷○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衆經諸佛名三卷十六

年出○衆經擁護國土龍王名錄一卷○衆經懺悔滅
罪三卷○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一卷梁帝敕莊嚴寺沙
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一部七十卷
右梁朝建安寺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一部八十卷
右梁簡文帝敕開善寺沙門釋智藏等二十
大德撰
內典博要一部四十卷

右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
惠
命
高僧傳一部十四卷并目錄
右梁朝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
右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部一百八十卷
右梁朝敕大德并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一部二十卷
右梁武帝天和年摩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

師譯出

大品經子注一部五十卷或百卷

右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一部二百卷

右梁簡文帝蕭綱在儲宮日躬覽內經指撝

科域令諸學士編寫連成有同華林徧略

京師塔寺記一部二十卷

右梁朝尚書兵部郎中兼史學士臣劉璆奉

敕撰

神不滅論一卷

右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槃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七卷○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眞諦譯出

洛陽地伽藍記一部五卷

右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

五明論○一聲論○二醫方論○三工巧論○四呪術論○五因明論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師

攘那跋陀羅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出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一百二十法門一卷

右此二部魏丞相王宇文黑泰命沙門釋曇

顯等撰

釋老子化胡傳一卷○十八條難道章一卷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撰

散華論一部八卷

右周朝揚州栖㊁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不殺論○去是非論

○修空論○影喻論○法界寶人銘○猒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詔法師傳○驗善知識傳

右十二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一部十一卷

右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依論一卷

右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一部三卷

右周武帝敕前司隸母極伯甄鸞銓衡佛道

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一部二卷

右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敕
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周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
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陶神論十卷○因果論二卷○聖
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門釋
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録集三十六卷○三階位別録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眞寂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集七卷

右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敕撰揚化寺沙門明穆日嚴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覼縷緝維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一部三十一卷

右隋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六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

正撰

達摩笈多傳四卷○通極論一卷○辯教論一卷○辨正論一卷○通學論一卷○善財童子諸知識錄○新譯經序○福田論一卷○僧官論一卷○西域

元志一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釋彥

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存廢論一卷○傷

學論一卷○猒修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舍衛寺沙門釋

慧影撰

旌異傳一部二十卷

右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文皇帝

敕撰

通命論二卷

右隋朝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內外傍通比校數法一卷

右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

開皇三寶錄一部一十五卷
右隋朝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戒一部者卷
右隋開皇十五年文帝敕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釋明則所
撰
序內法一卷○內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矩撰
香城甘露一部五百卷

右後隋敕慧日道場沙門釋智果并有司共
撰
三德論一卷○入道方便門二卷○鏡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一卷○無盡藏儀一
卷○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一卷○十不論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興寺沙門
釋元琬撰
破邪論一卷○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

法琳撰

析疑論一卷○續詩苑英華十卷○注金剛般若經一卷○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一卷

右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疏記四卷○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行事
刪補律儀三卷○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釋門亡
物輕重儀一卷○釋門章服儀一卷○釋門歸敬儀
一卷○釋門護法儀一卷○釋氏譜略一卷○聖迹
見在圖贊一卷○佛化東漸圖贊三卷○釋迦方志
二卷○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高僧傳三十卷○後集續高僧傳十卷○廣宏明
集三十卷○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西明寺錄一
卷○感通記一卷○祇洹圖二卷○遺法住持感應
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皇朝西明寺

沙門釋道宣撰

禪林鈔記一部三十卷

右西京宏福寺沙門會隱西明寺沙門元則

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敕北門西龍門修

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

右皇朝麟德二年西明寺沙門元則注

大唐西域傳一部十三卷

右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元奘奉敕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善惡業報論二十卷○大小乘
禪門觀十卷○受戒儀式四卷○禮佛儀式二卷○
大乘十觀一卷○敬福論三卷○四分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般若集注三卷
右此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皇朝西京西明寺
沙門釋道世字元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一部二十卷
右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元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注二帝三藏聖教序
一卷

右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門釋元範注

西京寺記二十卷○沙門法琳別傳三卷○沙門不敬録六卷

右三部三十九卷皇朝西京宏福寺沙門釋彦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

右皇朝武侍極字愍之注

注涅槃經四十卷

右皇朝薛州刺史李元震注是英公弟

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皇朝朝散大夫王元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〇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敕
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
右皇朝永徽年內吏部尚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
右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十六道論十卷
右皇朝左衞長史兼宏文館學士楊尚善撰

顯常論二卷

右皇朝李(元)冀撰

辯眞論一卷

右皇朝元萬頃撰

歸心錄三十卷

右威衛錄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合有四處一十六會慈恩寺(元)奘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十三萬二千

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當大品放
光光讚三本總八十卷今翻成七十八卷依
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譯當小品道

行新道行明度四本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
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
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

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

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末尼寶藏殿上說梵

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

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
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
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
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説定波羅蜜多梵本
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説慧波羅
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
右長安西明寺沙門(元)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震旦開濟極焉發悟疎通廓淸塵滓其

中瑞應具編前聞且述數條用呈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化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爲之滅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至于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淩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宏)教在人有國爲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敘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德而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大(宏)佛事廣樹伽藍晉惠帝洛下造興勝寺常供百僧

帝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千僧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百僧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義學千僧晉太宗簡文帝造像度僧立寺長干寺起木塔晉烈宗武帝造皇太初立本起寺晉安帝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度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靈根法王等四寺常供千僧宋太宗明帝

造丈八金像解齋感佛舍利造宏普中寺召諸名僧宋太祖文帝奉齋不殺造禪寂寺常供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二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造陟屺正觀二寺齊世祖武帝造招元遊賢二寺三百名僧三教格量四年教定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歸依寺召集禪僧常持六齋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制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寺常供千僧國內普持六齋八戒梁

太宗簡文帝造茲敬報恩二寺刺血自寫般若十部
願忌日不食而齋撰集記二百餘卷法
寶連璧亦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
二百餘卷千僧自講法華成實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
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荆州造天皇陟屺大明等
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
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揚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
一十二藏造金銅像一百萬軀度二萬
人治故寺
三十二所陳世祖文帝寫五十藏經度僧尼二
千人治故寺六十所也陳高

宗宣帝揚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崇皇寺剎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軀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萬軀寫十二藏經度一萬人

右陳時三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二千人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既統國及下人備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羅揚聳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元魏氏太祖道武皇帝於虜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藏經造千金

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魏高宗文成帝重復佛教更開釋門凡度僧尼三萬人　魏顯祖獻文帝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帝於鄴造安養寺召四方僧六宮舍女皆持年三長月六齊月別造像放人出家手不釋卷須便爲誦爲先皇再治大行倶施度僧尼一萬四千　魏世宗宣武帝於式乾殿自講維摩造普通大定四寺常供千僧　魏肅宗孝明帝於鄴下造大覺寺　魏敬宗孝莊帝造五精舍一萬石像　西魏武帝長安造陟屺寺供二百僧　魏文帝造般若寺用給貧者口誦法華身持佛戒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鐫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

佛教東流此焉爲盛惟太武時信用司徒崔浩佞說湊廢正教潛隱七年後知詐佞戮誅

崔氏還復佛教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登祚受禪於僧朗稠禪師受菩薩戒畿内禁酒放鷹除網又斷天下屠宰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辛亦除滅之度人八千

齊肅宗孝明帝爲先皇寫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千許僧

齊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

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爲先皇造織成像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并諸侍衛

周太祖文帝至長安造追遠陟屺大乘等六寺度僧千人又造五寺供養實禪師

周孝宣帝重隆佛日

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二千卷六齋八戒常宏不絕

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久佛法不閑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現報重患

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三年周朝廢寺咸乃與立之名山之下各爲立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自餘別造不可具知之

隋煬帝 爲孝文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一千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度僧六千二百人矣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
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
十二部

唐高祖太武皇帝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
期今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自參墟克
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約法之教使申井集五星化
覃四表地網還正天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邇肅而
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祀靈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
式構伽藍實曰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黼藻相輝
畫觀巉巖斜臨貝闕華臺森聳近對蓮峯寫像書經

脩修禔福又於京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四寺及
集仙尼寺又捨舊第爲興聖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
宇輪奐像設雕華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
普建道場設無遮會詵詵法侶若鷲嶺之初開濟濟
名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偪側士女輧塡競庇禪枝
如爭禊飲又爲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后造旃檀等身
像三軀圓九五之神儀模四八之靈相剞劂之飾豈
有劣於優塡鎔金之華實無慚於斯匿又於其年仲
春之月命沙門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說
再流響於紫微王城祕典復揚音於黃屋爾後崇信

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儀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異豐上兌下之奇聰聖元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體自然往濬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版蕩宇内分崩火燎崑峯水飛滄海皆爲逐鹿之意各開僭號之儀河右以來龍虵等斃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龔行九伐總統六軍莫不瓦解冰銷風從草偃凱歌

獻捷無與論功旣而氛祲廓清區宇平一高祖凝神
毓聖馳想煙霞之外往以萬方昬墊百神愆祀屈頫
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類荷
載成之恩不以黃屋爲心俯以蒼生爲念脫屣之懷
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禘郊之可託
祈宗祀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寳於少陽矣自光膺
監撫作貳春宮聿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寳
歷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
四等之日徧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
年獻春之月爰詔合京衆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

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
穀不登憂矜在慮爰發綸言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
七人于天門街祈雨七日聖力冥扶稼苗重秠家豐
萬箱之斂國富九年之資自爾已來常豐不絕往以
初建義旗神兵剋殄矢石之下恐結冤魂其年冬令
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藉此勝因
竭誠懺盪戰場之處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
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
等經官給齋供用爲常法又敕波頗三藏兼閑三教
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與善翻譯又爲太武

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並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爲穆太后造宏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嚫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對言論與時寺主道意語言及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於懷庶憑景福上資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通人自鑒豈以一時在上即爲勝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檀捨僉向釋門凡所葺修俱爲佛寺諸法

師等知朕意焉又爲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
沙門元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鑣八水思闡微言
十有九年奉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望
無空旬日躬留神思爲製序文控引經宗褒揚佛理
所度僧衆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眞珠像等動過
萬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爲
之政遠嗣驪連有道之風實方炎昊閑田息訟比屋
可封山瀆効靈中外禔福棟梁三寶荷負四生宿植
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
眞性昔在儲貳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爲文德皇太

后造慈恩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梟人開基締
構甫移銀牓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
墉負郭百雉紆餘層城結隅九重延袤於是廣闢寶
坊備諸輪奐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玉舄垂輝金鋪耀
彩長廊中宿反宇干霄浮柱繡栭上圖雲氣飛軒鏤
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罄丹青
之矩䑃殫藻繢之瓌奇寶鐸鏘風金槃承露疎鐘夜
徹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棲宅又敘文
帝序經意爲述聖記文多不載暨乎恭膺寶位慶祚
惟新思罔極於先皇濡惠津於羣品鼎湖之駕遐矣

不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先帝
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爲寺供施殷厚像設雕華
每至武王穆后之諱盡京僧尼七日行道太宗及文
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
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慶之際常令元奘法
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
詔爲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
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
幡華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爲諸王公主於西京造
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敕內宮式模遺影

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宜六文交映託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麗越燕緹絢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彩紛綸含七曜之光送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八正爲心親紆聖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華縟緹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激揚至理藻鏡(元)沖屢詔緇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銓定是非事詳論集旣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元)推功大聖乃發明詔頒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遡聽圖史循覽帝王道被

寰區仁霑動植警日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牢籠
眞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詔西
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以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
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歷)筭部第六

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敕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
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悰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
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歷)言佛是
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因何法顯傳

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
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録固言莊王何故
傳述乖案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邇所以法
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
矚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旣爾語體亦然
而傳記所明非無片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
眞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修歷博士姚
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
傳序并古舊二録後漢法本内傳及傳教法王本記
吳尚書令闞澤等衆書準阿含經等委細推究冀得

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内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于嵐毗園内波羅樹下右脅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

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
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
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
夜半天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
年也周第六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
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
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
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

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項光徧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以來總筭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辛未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九十九載又按王元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線陀據經筭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筭至咸亨二年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爲西國歷筭共此不同故延促有異 今按法顯傳云聖出殷王時生前出是後述非也

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爲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尙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爲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時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爲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又按文殊師利般若經云佛滅度後二百

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
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
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
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爲正言四月者今
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按春秋一部年用魯侯
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
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爲孟浪
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
者託胎旣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
也若周十一月爲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

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齊志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援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邵所說不善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按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洛京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壽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

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録定不可依詳
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夐遠年代遐遥復
遭六國縱横秦焚五典爲年紀者不少序帝㱏者多
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己意各謂指南琳今
𪋻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邇揚搉先後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敘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敘後漢明帝感通初意

敘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㝢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

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
法爲滅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遺
法文言總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
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
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
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
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瑞於
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
不述難聞敢隨傳錄用程諸後故經不云乎爲信者
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氷度情

疑類斷斯等尙爲士俗常傳況慧捷重空道超羣有
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
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
傳記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
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

烏仗那國舊都達麗羅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
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
田底迦攜挈匠人昇覩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
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於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
年歲在甲子九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

作眞金色項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舍人燉煌傳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將無感也即敕使西尋過四十餘國屆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嶮隘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焉貝葉眞文西流爲始佛光背日東照爲初於是聲教霑洽馳鶩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派樞要實建此晨周書亦云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爲別爾誠感未純教來流及

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宏宣莫能酬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韋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

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荅曰無所憂即以劒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荅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悅旦起言義備領宋語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荅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搆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

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
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衲衣欲賞
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竪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
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
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
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
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
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沈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元)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滌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羈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成大道　孰敢毀誹　謗謗崇德　唯唯侵衰
惟願留德　慶有發揮　望矜惘惘　垂誨慈悲
採集聖教　纂要承暉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冀傳末代　簡略知機　八邪息諍　四句殄非
祛惑存信　重成智微　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音釋

筌篣筌此緣切取魚器也篣杜奚切兔弶也甄居延切明也楷模楷口駭切模莫
胡切楷模法式也袟袠並質直切書衣也剡時染切縣名撝許爲切璆其鳩
切勔彌兗切殫都寒切盡也鐫子全切刻也闡齒善切顯也纂子管切繼
也黼方矩切與黼同詵所臻切衆多也禊胡計切祓除也剞劂剞舉綺切劂居月切
剞劂曲刀也鋈音沃金也鍍燎力照切縱火也杼直呂切機杼也祲子心切氣祲妖
氣也墊都念切溺也黔其廉切黑也秠陂粟切禾穗也鑣悲驕切馬銜外鐵也縧
丁計切結也臬倪結切準的也舄思積切又七約切古鵲字栭人之切梁上柱也欂
烏郭切繢胡對切與繪同緹杜兮切丹黃色帛也縟儒欲切棻方文切紊文運

切亂徒絲切嫩也嫩焞郡名

奎文閣典籍元和顧□□妻韓道映出貲重刻

後學吳縣王朝忠校

道光辛巳九月燕園主人以事遣戍姝實從行發願刻經一部默求佛力宏護及早　賜環然三藏眞文浩如煙海因思法苑珠林一書爲内典之多聞總持作眞丹之人天眼目利鈍諸根皆得誘掖權實互用足證薰修前此唯明時妙德庵支那撰述本流傳既少舛謬滋多爰謀重刊行世而剞劂之貲爲費頗鉅女君聞之欣然出簪珥質錢鳩工并普告閨閣諸大家共襄是舉檀施無吝勝果遂圓謹將姓名各列於卷之末至刊正訛誤則悉依釋藏庶復唐宋百卷之[illegible]丁亥三月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記